尤菴集 五十四

謚狀

九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六

謚狀

忠清兵使黃公謚狀

公諱進字明甫始祖瓊尚新羅敬順王女官侍中始籍南原之長水縣長水於　本朝自別爲縣政丞喜事我朝　世宗大王致太平謚翼成其子致身判中樞府事有五子登第用其恩　贈右議政是爲知樞公考也公以　嘉靖十九年庚戌十月十八日亥時生于南原周浦里姒房氏奉事應星女公幼而自知孝順及長尚氣槩有風度不事產業武藝絶倫超越溝渠未半食頃往還四里許山坂世傳判樞公嘗出

獵發矢著大樹沒羽人比之李隴西開石公之材力蓋有所自云嘗赴舉于慕華館諸健兒共追飛雉公後發而先獲之觀者皆驚焉年二十七竟以素業捷科從使臣往觀　皇京以宣傳官丁母憂公早孤寓壻議政公于其外家房氏葬至是遷而同祔先兆兄弟廬墓服闋與其兄析著皆推其善者而自取其荒老爲居山道察訪忤當路見罷而無所悔作歌以見志已而從征時錢部以其首虜贖友人之得罪充軍者爲安原堡權管新其頹廢庚寅復爲宣傳官從從父黃允吉使倭虜時倭酋秀吉已有簒亂計威脅屈辱無不至一行多懾慄而公氣彌壯不少挫倭人欲

誇示其藝能射侯於路傍相去僅五十步公即設小的於侯傍發無不中又連發二矢並落雙鳥倭人驚伏焉將還傾橐買寶劍二口曰非久此虜必動吾將用此矣時主和而通使皆柄臣議也公舟中作歌以譏之又其一行多柄臣黨公惡之凡百必相齟齬雖致恚怒不顧也及還副使者言倭情無可憂者朝廷信之緩其警備公慨然歎曰吾等雖有口如牛後而已草一疏請斬其人兼陳禦倭策宗族力止不果上由濟用監主簿出為同福縣監縣有挾仙樓公曾得逸足於盬車甚有相得意每衙罷擐甲馳騁超登樓上其臨亂致力之意切矣適值大水人民漂沒公親

自拯之有老嫗既免而呼曰亦取我瓢子也縣人傳說至今云壬辰倭果傾國入寇公從道臣李光勤王北上時兵使崔逸慶尚監司金睟皆來會至龍仁師大潰公獨全所部兵不亡一鏃有偏將盡亡其徒屬步詣曰將奈何公爲遣親信遍諭亡卒於竄伏處吹角一聲亡者頗集其偏將握手歎曰公眞將軍也聞賊自嶺界向湖南還軍南下與諸軍守熊峙嘗覘賊猝遇賊擊敗之退守南原又自南原移全州則賊已到安德院諸軍見兵盛皆畏避公獨直前大鏖之殺其將俄聞倭之屯聚錦山者復將南下遂約同志孔時億魏大哥黃璞率三十人同諸將往守梨峴賊

大至公自當要衝射必疊雙有飛丸中腓而氣益厲賊大衄退却而卒放丸中公額上蓋賊已認公勇而爲必取計也公氣絶仆地賊乘勢更進孔時億等復擊却之賊遂退公幸不死麾下士舁公還同福路過全州全州之士女闔道迎勞爭進壺漿曰靡公則吾等已無遺矣人謂郾城益香復見於今日矣時主將上功不以實故朝廷只陞公訓鍊副正體察使鄭相公澈採訪公功狀以便宜陞擢益山郡守兼助防將事聞　朝廷使之卽眞時　大駕西幸龍灣倭據京城公瘡益完遂從大軍進討京城賊至漢江之南岸賊以兵逆之諸將退却公被圍數重蓋賊知公爲名

將必欲生得之毋令相薄粤二日公忽躍馬突出左右揮擊賊血灑面淋漓亦取賊馬而歸以功後陞折衝爲忠淸道助防將癸巳三月特授本道兵使移鎭安城以與竹山屯賊相持已而竹山賊退去公追及於尙州之赤巖大敗之時　天朝將士次第成功恢復之勢十八九成而賊猶據南徼旋復克斥先是賊攻晉州爲判官金時敏所挫劒大慙恚其將淸正請於其酋秀吉期雪前耻而仍創湖南地秀吉許之六月十五日淸正合諸陣兵號三十萬發自釜山東萊直向晉州時　天朝諸將留駐湖嶺而師老不能用沈游擊惟敬方在倭營中與賊講和移帖于　本朝

元帥金命元曰今日事惟清正力主之其餘皆不欲
今計只令晉州空城而避之則彼當撤回而已又見
體臣韓孝純言之而劉總兵緩移書清正力止而不
聽時賊報甚急倡義使金千鎰領兵三百十四日馳
入晉州公以卒七百往會焉慶尚右兵使崔慶會復
讐將高從厚義兵副將張潤義兵副將李潛義兵將
閔汝雲先已來赴與本州牧使徐禮元及金海府使
李宗仁等方議死守之計二十九日全羅兵使宣居
怡及諸將洪季男來言曰衆寡不敵不如退守內面
金千鎰抗言折之居怡季男等竟出陣于雲峰二十
一日賊二百餘騎出沒于東北山上二十二日辰時

賊五百餘騎登北山列陣耀兵城中不爲動巳時大衆繼至分爲二起一起陣於開慶院山腰一起陣於鄉校前路初一交戰城中射殺頗多賊斂兵而退初更更進大戰良久至二更乃退三更更進五更始退先是城中聞賊將至以爲城南蠶石南北最爲險絕賊必不敢犯而惟西北可以受敵遂鑿濠儲水至是賊負土塡濠二十三日三戰三退其夜又四戰四退賊每一時大呼聲震天地城中亦亂射死者不記其數二十四日賊添兵而來陣於馬峴及城東二十五日賊於東門外積土爲山作窟於其上俯視城中放丸如雨公亦於城中對築高隄公脫去衣笠親負土

石城中男女感激涕泣竭力擔戴以助之一夜而成於是放大砲中破賊旋爲改造是日又三戰三退又四戰四退二十六日賊作櫝裹以牛馬皮各自負戴打破城子城中以大石滾下賊乃退賊又連二大木於東門外其高數十丈上設板屋藏兵其內投火於城屋宇延燒烟焰漲天不辨人物而公愈益整暇時天大雨弓矢解脫賊知兵力已困以書投城中曰大明之兵亦且投降爾等敢爲抗拒乎公與諸將以書答之曰我等死戰而已況天兵三十萬今方進擊汝等盡勦無遺賊褰磬叩之曰大明兵已盡退矣是日晝夜七戰二十七日賊築土爲五堆於東西兩門之

外結竹棚俯臨城中放火如雨城中死者三百餘人賊又以木櫝藏兵載四輪車穿甲者數十亟推而進以鐵錐鑿城宗仁遄其穿甲者五六輩皆棄櫝而走城中亂投大炬櫝中賊皆燒死二十八日賊悉銳進迫城下城中殊死力戰賊死甚衆其一將中丸而羣賊曳屍而去公俯視城下曰今日之戰賊死可至千餘有一賊潛伏城下仰而放丸橫中木叔仍穿公左額時一城倚公爲重公既絕城中涕泣洶懼宗仁斂屍瘞于麻田中二十九日城遂陷倡義使以下皆死之兵民死者六七萬人其幸而脫歸者皆言公若不死則城亦不陷矣然賊之精銳亦盡於是故收餘兵

撤還而湖南賴以得全始公之將入晉州也義兵將郭再佑謂曰晉州臨水爲城賊若截其要衝而救兵不至則危矣且公職主他道又非有　朝命以今日千城之身何必就必死之地乎公曰既與倡義有約何可臨亂而苟免郭取酒相訣家人往尋公尸得人指告其處發而歸葬事聞　上震悼贈議政府右贊成賜以宣武原從勳後加贈左贊成致祭旌閭復其家録用其子孫而歲給酒食于其夫人　賜祠額於晉州曰彰烈南原曰旌忠晉州則與金公千鎰崔公慶會同享焉公偉幹長髯容儀若神忠孝出天推其孝以篤於兄弟其在同福聞其兄在按使幕下將被

重究徒步夜發行二百里未明而至見按使得解其
難人皆義而壯之常自歎其幼孤失學而發身以弓
馬也其志常在於儒雅所與游者皆端人正士也及
遭寇亂慷慨獻噫其二子奉夫人避亂時詰行間省
覲則無一言及家事惟國危主辱痛憤悲疾而已平
生勇於急人雖衰馬有所不惜見士卒有病不能行
者則輒以其馬載之而徒步隨之軍士莫不感泣思
死而戰不旋踵故所向無前焉雖不事文墨而性敏
當軍務委積之日左酬右應不動聲氣而俱合機宜
最是質直剛毅不能容人之不是雖達官要人無所
撓屈於其日本時發於言爲者可見也以故仇疾者

甚多是以其殺賊之多捍禦之功若是其卓卓而追
典止於贈官終不與帶礪之盟可勝歎哉公平生有
愛馬每過公墓前悲鳴躑躅久不忍去人謂感於其
所畜云夫人蘇氏有婦德後公三十四年而沒遷公
墓合窆于南原楓山之先兆子廷稷判官廷說縣令
判官女婿金光玉側出男昕暐昕進士女適房世長
金萬里李之蒔宋道源金與李皆主簿縣令男暐文
科庶尹女婿朴以赫房元亮縣令側出男晙時女適
全峴柳垍李億卿庶尹有五子俶龜命龜信龜任龜
相龜俶龜有學行晉州之役既訖白沙李相國爲之
叙述牛山安公爲辨證浦渚趙相國爲公狀谿谷張

相國撰公墓碑其所以闡揚褒崇者無復遺餘趙公之狀獨致深恨於公疏之未上安公辨證尤恨公梨峴之功晦晦而不白益可見公議之難泯愈久而愈著也其義氣之及於微物亦可貴而不可堙沒也公後承能收拾遺事録爲一册巨細不遺後之欲知公者觀於此録足矣公曾孫敞龜因閔公鼎重要余爲謚狀余嘗摳衣於愼獨金先生門下先生方寫清陰先生所撰公祠廟文字而曰壬辰中興之功此公居多矣因槩舉其一二余聳聽而追想矣及今垂死之時目見風俗衰薄遺君後親之論肆行而不可遏益歎九原之不可作而又感閔公之深意不獨在於公

也噫公豈臨亂死事一節之人也蓋聞世不能常治則其將亂也天必生能弭是亂之人以擬之此晦菴朱夫子語也若公豈所謂能弭是亂者非耶然公少不爲人知沉淪下僚不能展布其才略又　國家狃於昇平所養非所用及其國勢板蕩始授一節而瘡痍遍野無食無兵僅以創殘餓羸烏合市驅之卒猝當大敵猶能以少擊衆隨其所觸賊必死咋及其蹙入於孤城賊百道衝撞期以必殲而公能隨機應變大小數十戰賊尸如山雖天不助順其身先殞城亦隨陷而賊之銳氣盡挫於是遂致退遁而五年之間不復敢舉動其所以基　國家中興之偉績者大矣

最功定次孰與高下者眞公之謂矣則安公所歎償
事諸臣未有闔門避位以謝其罪而録功之際專用
愛憎有功者不録云者眞是實語也遂第録如右以
塞其子孫之請而兼以謝閔公見投之勤云

泉谷宋公諡狀

本貫全羅道礪山郡

曾祖承殷宣略將軍忠佐衛副司猛　贈通
訓大夫通禮院左通禮妣贈淑人羅州朴
氏

祖璘進勇校尉　贈通政大夫承政院左承
旨妣　贈淑夫人花山全氏

考復興通訓大夫行松禾縣監　贈嘉善大夫禮曹參判妣　贈貞夫人安東金氏

公諱象賢字德求自號泉谷我東之宋各有鄉貫而惟譜於礪者最故而大十二世祖松禮官至侍中爲麗氏名臣自宣略以下稍不顯至松禾公績文取第官至縣監累世皆葬古阜郡泉谷山公生于　嘉靖辛亥正月初八日生而秀異十餘歲悉通經史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十五魁陞補試考官見其文驚嘆曰此秀才他日必成大材者也自是所與游皆一時英俊所著詩文必膾炙於人二十中進士又六歲而萬曆丙子擢文科補承文院正字戊寅陞著作己卯

陞博士薦拜承政院注書兼春秋館記事官仕滿出爲鏡城判官癸未以司憲府持平　召入間爲戶禮工三曹正郎甲申以質正官赴　京師乙酉復差再赴焉丙戌又以持平左遷銀溪道察訪北評事丁亥復入爲持平戊子出守白川郡居三年遞入爲忠勳府經歷司憲府執義司諫院司諫司宰軍資二監正辛卯以執義階通政大夫爲東萊府使盖是時朝論攜貳公持正不撓又爲李潑所惡故不能安於朝廷旋入旋出潑敗死其黨怒益甚公亦自知不容於世低徊於郡邑以避其鋒鋩適自丙戌以來　國家有倭釁朝夕有渝盟之勢而萊是賊路初頭故託以公

有文武兼才而有是除實非善意也公既至治民莅職一以誠信吏民愛戴如父母焉時沙溪金先生守定山公寄詩以示寇至必死之志先生慕其忠憤刻置縣壁明年壬辰四月十三日倭賊犯境十四日陷釜山僉使鄭撥死之十五日進逼府城初慶尚兵使李珏率衆入城爲同守計見賊甚盛卽欲跳出公責以義要與效死珏曰吾自有營是吾信地而此城之守是公之責也只以老弱三十人與之卒遁去軍情大震公慨然誓衆登城備禦飛礮交集意氣安閑顧謂從行人申汝橏曰我爲守土之臣義當效死勿去汝則有老母在不必浪死可亟去也是日賊踰城闌

入公知事不濟亟取朝服穿甲上上南門據胡床拱手端坐屹然如山岳焉既而賊來逼有賊名平調益者曾隨平調信通信往來時得見於公公待之頗欵調益感之嘗欲爲公報及是指城旁隙地而目公使避公不爲應調益意公不覺又以手拿衣則公已下床北向拜矣拜已致書于父松禾公曰孤城月量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子恩輕遂還據床遇害年四十有二歲矣將死神氣不亂如平昔謂其下曰吾腰下有痣如豆吾即死徵以此收吾屍俄而賊將平義智玄蘇等至相與嘖嘖嘆服引賊之害公者戮而徇之申汝櫓既行一日謂人曰公欲死於　君我何獨不

死於公乎乃還與公同死公妾金蟾咸興人也亦罵賊不污而死賊收公屍及蟾燎於東門之外立木以表而爲詩以祭之自是南門之上夜夜有紫氣燁燁直亘于天數年不散賊益祗畏之甲午冬慶尚兵使金應瑞見賊將清正於陣中俱得其狀馳啓之　上感歎不已特命贈官旌閭官其子一人而遣禮官致祭其文略曰正氣孤稟英姿特立文武兼才忠孝全德睢陽受圍蘭救不至北軍將破顏憤斯激偷生可羞就死爲榮鴻毛泰山義重命輕精忠所存壯氣塵涅此賊未滅卿豈瞑目乙未家人請於朝願得返葬于故山時賊兵猶據邊徼　上下教于道臣令其家

人得入賊鎮尋屍而歸年月日葬于清州加布谷壬坐丙向之原公櫬之歸也遺民相率攀號追送于百里外者幾百人賊將清正以下下馬而肅送焉府人有蕆全者遇公諱日及節辰必盛具以祭之後抵公之弟象仁備敘公伏節事嗚咽不自勝餽之肉則不食曰今日見我公之弟如見我公寧忍肉爲公一妾李姓被掠亦不屈賊認其爲公之家屬尤加敬服館之於關白家康姝守節者使與居處忽暴風雨破沒墻屋而李所處獨無恙焉賊甚驚異之乃付我人以歸之追服公三年乙巳東萊府使尹暄立廟享公仁祖大王反正之初賜額曰忠烈而致祭于墓曰狡

夷擣虛列障芟靡嶺七十州無一義士卿爲守臣烈烈其志衆未一校城空百雉肅肅黃堂上天下地垂紳長拱儼若岳峙白刃林林視猶蚊蟻圭璧可碎精光不死嗚呼　列聖之所以崇報者至是而始無遺興矣　崇禎辛卯尹公文舉守萊府以公廟宇在南門之側湫隘逼側又舊制牖樸不足以揭虔妥靈乃與邑之士子移建於萊山之南安樂里因大其規模以爲書院而清州古阜亦皆先後俎豆之士林之所以尊奉之舉又可以無憾矣公配李氏忠義衛煜之女承旨文楗之孫文楗己卯名人也生二男一女男長仁及文科禮曹正郎次孝及進士女適縣監李昌

源無后正郎生一男曰根前尚瑞院直長進士有一女適鄭復圭直長有四男二女男曰文炳文烓文燧女長適金澱次適金鍾公德性深厚度量宏偉時然後言喜怒不見沉潛經傳淹貫子史而旁及兵家之流其內行純篤親在雖隆冬盛暑不脫巾帶侍立終日與弟象仁友愛甚至長姊爲正宇張彦悟妻早寡携諸孤往依公公事之甚謹久而不衰撫養其孤無異己出隣里歎美之皆以爲不可及其治家有法平居無疾言遽色而慈愛徧洽家人畏其威服其恩有肅雝之化焉及通仕籍常恬靜自守而遇事剛果不爲脂韋及其效節也從容整暇意思安閑澹然

如無事時蓋其學之正養之深魚熊之辨素定於內非一朝慷慨殺身者之比也是以勝妾之賤也而或罵賊同死或矢死全節少從之微也而能奮義舍生不肯苟免是皆化於德而感於義忘其利害之誘死生之怵焉至其遺氓涕慕士林精禋愈久不衰以及蠻夷之暴悍亦知敬服而於公之掃灑亦不敢以無禮加焉則公之所以感人深而服人遠者爲如何哉噫生人之道仁與義而已矣仁莫大於父子義莫重於君臣此實命於天性於人不以古今而存亡不以夷夏而豐豐則其所在致死之理人孰無之唯其平居暇日既無明之之術又無養之之功羣羣逐逐夸

毗於世而已及夫臨利害遇事變則狼狽蒼黃畏怵
善弱遂忘其仁義之性斁其倫綱之懿故中國而淪
於夷狄人類而入於禽獸者滔滔皆是也可勝歎哉
若公者其爲學本末後生末學無得而尋焉然以其
所可見者而推之則其所以爲學者異乎世之從事
於章句文辭之間而以爲干祿諂世之資者章章明
矣故其所就者如此其卓卓而今愼獨齋金公集少
嘗受學於公而蔚然爲一世儒宗則其爲學雖非盡
出於公者而公之淵源猶可以略識矣以是而言則
其居家行己之可觀者固不止如上所記而其立朝
事君言論風采之懿必書在史官矣顧以秘府之藏

非今世所可覩者而其家乘之所録不少槩見甚可歎也公之友申文貞公欽爲公立傳其辭雖略知言之君子猶可以徵信矣至於鰲城李相公恒福哀公之詞以爲孤城月暈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耶白刃交前端拱而不動者非公之節耶南門紫氣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也耶者世多傳誦然非所以盡形容者而一時君子尚歎其賜祭之遲官尤之蘄而至曰何以勸忠云爾則當時之所以報公者猶不能使人無恨也然必使公困於時人斥於邊城以樹大節用扶我東方數百年綱常則天之所以成公者眞不偶然而當時嫉公者之賢不肖又可知其如何也

於公何憾也頃在壬辰之秋公之曾孫文炳以多士之意來求狀於余余謝其非人而不敢也則至今四歲而歲率一三再至而强之愈力余固不得以終辭而又念今去公没一甲子有餘矣墓木已抱而顯刻尚闕焉則世道之汙隆因可想見而記實之文又復因循不爲則雖其大節之在人者終不可泯而其平生本末則將未免晦昧而無徵故略據其家狀及諸公叙述而參以謏聞之一二第録如右以諗于太史氏並以告當世立言之君子云　崇禎乙未二月日

恩津宋時烈謹狀

石灘李公謚狀

本貫忠淸道全義縣

高祖宏植求禮縣監　贈吏曹判書

曾祖益禧繕工監副正　贈兵曹參判

祖侃不仕

考元孫刑曹參議　贈吏曹參判妣　國姓

李氏

公諱愼儀字景則號石灘始祖棹有功麗祖朝策開國勳官至大師十一世而有名龜爲　本朝漢城尹公生于　嘉靖辛亥四歲而孤十歲而又丁內艱其伯氏教育之自幼端重夙成不好戲嬉其執喪無異成人事伯氏撫諸弟情禮俱盡成童篤好經學通貫

大義聞閔杏村純學有淵源摳衣受業餘二十年嚴立課程堅苦刻厲如心經近思録四子六經次第温習而於庸學尤用其力其持己常以居處恭執事敬爲本儼然整肅動必以禮閔公嘗以德器稱之人或勸之應舉則必蹙然曰早失怙恃雖得科第有何所榮　萬曆壬午朝廷以六行選士除公禮賓參奉不就甲申又拜齋郎閔公曰公是世禄之臣不可不一謝　君恩公遂黽勉以就歷　宗廟署奉事以事遞罷壬辰倭亂　宣廟西幸公倡率鄉兵三百餘人勦賊有功　行朝拜司饗院直長後又以倡義使金公千鎰狀啓陞拜中部主簿亂已由司宰主簿歷工刑

二曹佐郎爲稷山縣監時稷山有潢池變　上特命擇選縣官銓曹遂以公應　命公未至而事已定矣朝廷追論討倭功陞軍資監僉正翌年又陞本監正仍不改縣監蓋治邑有績故也觀察使亦褒啓上聞適逆賊李夢鶴稱兵連陷諸郡守令望風奔潰兵使倉卒未及徵兵單騎馳到溫陽公與天安郡守鄭好仁領兵八千馳赴之軍聲始振兵使以事聞特加二資丁酉倭奴復逞陷南原府天兵敗績總兵解公以八千兵駐稷山與賊相持時吏民皆逃散公只率一官奴接待總兵者凡七日觀察使又啓其事復　命陞敘戊戌秩滿將歸又以監司褒啓特　命仍任蓋

總兵以公誠信累及於　宣廟接見之日故　上輒增官秩而無靳焉己亥始解歸大臣詰責銓曹以爲某七年居官功績茂著而訖不付祿何也遂卽拜古阜郡守平市令以病不就尋拜槐山郡守以病將歸邑中稚耋涕泣請留公作文以諭之旣歸　上以御史狀啓　命賜表裏于其家又命陞叙籌司欲以爲廣州牧使而公以病力辭甲辰爲林川郡守御史監司皆有褒啓乙巳拜南原府使而有臺諫言乃仍前職時籌司以　上命薦進才行兼備之人公被選拜洪州牧使丁未移海州又有品服之賜庚戌將棄歸吏民守門號泣者日以千數光海主特命陞秩而臺

啓沮之又以監司褒啓瓜滿仍任甲寅入爲僉知中
樞府事不就時奸臣煽禍旣殺永昌大君又議廢
仁穆大妃誘脅百司各使獻議少有違忤者苛禍立
至上自搢紳下至胥徒爭先上言以爲不可不亟奪
位號公奮然抗論以爲如此則天道滅矣人理喪矣
遂獻議其略曰人之心卽天之心也人心順則天理
亦順伏願 聖上熟察天理人心之當然體大舜之
心行大舜之道則神人喜幷而國家臣民之福也於
是臺諫李國光河仁俊閔蓂等交章請置重辟人皆
危懼喪魄而公坦然自如其於家事無一言相及而
惟以參議公墓碣未立懇懇焉託於家人也明年戊

午三司合啓請遠竄光海生不豫曰奇自獻李恒福身爲大臣只陳所懷而猶請安置今日三司乃前日之三司也今何其餒哉盖以遠竄爲輕必欲置之安置也既而光海主又曰李某兇悖與李恒福鄭弘翼無異絶塞安置遂栫棘于會寧公卽以匹馬單僕率一子登道其側室號哭拜訣傍人無不流涕而公恬然上馬送行知舊爲之歎服是年秋有北虜之警邊境戒嚴在謫諸公抵書於公曰邊警此急吾儕何以處之公答曰萬一賊迫城下則與其坐此栫棘而浪死不如身隷行伍背城一戰賊退則還入棘中不幸見敗則當捨生取義可也雖然必將有朝廷處分當

俟而行之可也聞者聳動俄而奸徒以爲西北邊報日急在北罪人仍置不便當移配南方九月遂移興陽路出槐山郡中父老爭持牛酒迎勞曰吾舊使君也公之在謫也其栫棘歲久破壞而公謹守限域終不踰尺寸癸亥仁祖反正羣奸伏誅收召舊臣公以刑曹參議被召未幾教曰曾爲慈殿立節被罪之人並加資級於是公陞嘉善行掌隷院判決事兼經筵特進官公入侍啓曰臣萬死餘生獲瞻天顔願以一言獻于聰明當此更化之初所當先務者收用賢才悅服民心二者而已伏願殿下以古昔聖王爲法期臻至治之域聞者以爲老成忠實之

言時公年踰七十備經風霜衰謝日甚上章乞骸不許公負一時重望朝論冀其大用而有一名士言于銓長欲任外職銓長曰此人人望所屬方出入經幄豈可如是其人慚而退無何其銓長入相而外職之言遂行是冬出爲光州牧使甲子病遞翌年又拜判決事丙寅拜刑曹參判丁卯建虜入寇 上幸江都公扈駕渡江而疾革留仁川轉向水原寓於馬井里村舍病日益徵而憂國一念切於中而發於言曰夕煽煎竟以是年七月十六日歿于旅舍九月葬于高陽元堂里乾坐巽向之原與夫人同塋異穴 上遣禮官致祭後 崇禎庚戌禮曹判書趙公復陽白

上曰臣曾以金德誠鄭弘翼立節之事陳達有賜謚之　命矣故叅判李某其事實不下於金鄭一體賜謚何如　上允之其後癸丑玉堂啓曰李某贈謚曾有　成命矣然未有謚狀故尚未擧行而移文禁府取見其時收議則其所樹立誠爲卓然矣右議政金公壽興曰無狀而議謚誠有後弊此則有官文書可以爲據矣　上曰既有禁府所藏收議據此贈謚可也今年閏六月右議政金公錫胄承旨金鎭龜啓請先贈正卿然後使之議謚　上許之公爲人俊偉光明敦厚嚴正早年能自得師其學務以反躬切己爲本口耳蹈藻之習終不屑也常以不及喪父爲至痛

後至　國恤曰常欲追父喪而恐駭俗見也今因此可伸吾私乎遂三年居外行素而以居瘠　國忌亦使子弟不肉曰汝輩不知　君父之恩乎人有請學者則每以好爲人師爲戒然與人言必以明義理後功利爲要仕進實非初心始因師友勸勉牽率從事及其遭亂盡心盡力死生以之既受知　聖明則雖欲反求初服亦不能得矣公既水檗自律而惠愛及民前後使者爭先褒美或云慈詳清愼吏畏民懷或云清愼自持秋毫不犯或云持身廉謹使民便易興學生財終始一心邑民請留實出至誠至於　天將亦嘖嘖稱善然究公始末則實出名上矣其丁巳獻

議也子弟親戚涕泣更諫乞爲百口計而公儼然正色若無聞也徒知有天倫而不知有吾身徒知有義理而不知有禍福卒以扶植綱常顯明名教雖其天賦之美有過人者而師友淵源亦不可誣也宋儒有言氣質之用少而學問之功多也觀於公益信其無虛語也公配慶州李氏承訓郎應龍之女言溫氣和甚有婦德有二男二女男長貞吉宣務郎次安吉監役女壻洪棨朴昱也側出男俊吉宣務三男頀韶韰韶叅奉一女適水使趙猷監役一男二女皆死於丙子虜難頀一男雲榑韶二男雲橚雲榟韰四男雲栢雲植雲榼雲樞內外雲仍多不能盡録公常遊心物

表無所嗜好而所喜唯琴調韻清壯不諧俗耳其謫北也求琴於北閽李雞林守一雞林不畏奸黨之窺伺別造以贈之至今北人傳爲故事余先君子以布衣與公同時立懽余每聞公之風而欽仰敬服倍於他人頃歲叅奉父子故以公行狀來託余諾而因循未果今雲梓復來以申義不可辭其家狀之末云沙溪先生嘗與一時名流會於白馬江上盛稱公師友淵源正學清節之懿觀於此益信家狀所録嘉言善行無有溢辭也謹第録如右以俟太常之採以上聞致仕奉朝賀宋時烈謹狀

果齋尹公謚狀

公諱暹字汝進自號果齋系出南原始祖威高麗明
宗朝官國子司業嘗爲湖南廉察使討賊于南原有
異績事載輿地書入我　朝觀察使臨以清白顯高
祖嘗判官　贈左承旨曾祖時英文科牧使　贈參
判祖澄有才無年　贈領議政考又新文第知事
贈贊成封龍陵君好學通經恬靜自守碩輔名儒多
出其門妣文化柳氏柔順慈惠舉二男公其長也生
時柳氏有異夢神彩瑩然資姿秀出一日啼號甚急
柳氏亟往抱持纔出戶而屋壁頹壓其故處少遲則
難免矣家人皆驚異焉稍長端雅沉靜寡笑與言步
履視瞻不類凡兒嘗隨龍陵公任所靜坐室中終日

讀書足不踰閾其所用心不專爲舉子業年二十三得進士解未覆試而捷別科及第由承文院權知正字薦爲藝文館檢閱承政院注書嘗入侍筵席栗谷李先生珥思庵朴公淳見其記事敏給相謂曰新進中第一流也俄入弘文館盖栗谷所薦引而李忠定公貴於疏中亦及之自正字歷著作博士陞修撰校理兼帶三字銜每於經席辨論理致指意明白　宣廟甚傾聽焉朝廷嘗患刑獄多滯特除公該曹郎公平反剖決案無留牘老胥猾吏莫不驚伏而柳西厓成龍稱之曰文才固其所長而不料其吏事之亦爾也爲司諫院正言獻納隨事諫正舉劾無所避及拜

吏曹佐郎則辭不就曰此非人人所可冒居公不事交遊惟鄭公曄李公貴以嘗登爻於龍陵之門故樂與之講劘又趙重峰憲以直道爲世仇嫉親舊或指以爲狂而與之絶公獨置禍福而相許益深終始不替曰非尋常底人物可託以子孫又其時朝論携貳時人爭詆栗谷及牛溪成先生渾公極言伸辨以故不容於時議廢斥甚久重峰嘗上疏曰李恒福尹暹洪麟祥等一發賢琿是渾之言而衆口排擯云 萬曆十五年丁亥 天子降賜蟒衣 上將遣使陳謝廷議皆以爲 宗系之誣已有 皇上昭雪之命而未見其昭載會典必蒙 皇朝頒降此書然後可以

徵信而無疑矣今玆使价之行必須竭力　奏請不可但已也栗谷嘗曰此事訖未得伸者良由使价不得其人也於是極加揀擇而公爲書狀官拜辭日上敎曰　祖宗之誣辱未雪其責在予予未嘗安寢與食今聞　皇朝會典將成若得蒙　賜此書而果見昭雪之實則予死無所恨矣願諸使臣勉力焉戊子二月公與上副使至京師屢次陳乞其文皆出公手而皆立就不加點抹辭意懇至禮部尚書沈鯉大加稱賞公又與上副使詣禮部懇乞曰職等若不得此書歸報寡君則將埋骨燕山之側而已矣不敢徒還矣且泣且拜因叩頭流血尚書動容嗟嘆　天子

聞而嘉之特降勑書曰陪臣等至誠懇請故徑賜會
與天下聞之莫不榮耀焉還到山海關主事馬維銘
作詩稱賀公卽和以酬焉馬公美公風彩與文詞仍
問年紀曰奇哉奇哉眞佳士也時公年二十八矣其
五月復命 上大喜迎勑于郊外而引見曰倘非諸
使臣血誠何能得此書以來耶三韓倫紀復正蕭曹
衛霍之功不足與比卽日特賜臧獲土田及宮綵等
物 上自製詩以次馬主事韻而仍 下教曰使臣
艱關萬里殫盡一心手奉 綸音親擎 寶典夔禽
獸之域爲禮義之邦是吾東方再造箕疇復叙之日
也可使泯滅於後世耶遂 命諸詞臣皆和之仍有

超資之　命公乞移以與老父　上許焉論者謂公忠孝俱全策勳賜公輸忠翼謨修紀光　國功臣之號仍設會盟宴　賜賚又甚夥時栗谷已沒又有逆獄大讞朝論日益乖爭公益無仕進意常欲屏迹鄉里而只緣二親之不樂也遲回　簪轂之下而恒自杜門謝客講究經史而已或有諸司之除間以臺憲而公時或乍出謝　命而已無何倭寇猝至李鎰爲諸將將往禦于嶺南以公素所親信人爲其從事公往見鎰爲言其人有偏母無他兄弟古者獨子無兄弟在軍者使之歸養今則其偏母日夜號哭願公垂憐焉鎰許諾而曰　國家存亡將決於此舉佐幕不

可不極擇今日之望無踰於公遂辟公自從時龍陵公以　聖節使朝京未還公將行入辭于母夫人母夫人與之泣訣曰汝何不念吾二人而自就死地耶公以溫言寬譬之且曰既許身國家恩義不可兩全且有家弟可以侍奉矣拜辭而出弟邊握手泣曰兄何只恤友人而不自恤置我父母於相忘之地乎盍圖所以自免乎公悠然答曰彼無兄弟情勢可矜而吾家有汝存焉矣且當　國家危急之日何可顧私耶只以不復見父親爲恨爾遂與校理朴公篪俱行時　國家恬嬉已久民不知兵鎰所領軍卒皆市井白徒而數亦不滿二千行至尚州收拾散亡陣于州

北餽淵上有人來告曰賊將至矣鎰以爲動搖軍情
斬之而不爲備俄而賊衆猝薄之飛丸如雨鎰謂公
曰衆寡不敵無可奈何與其徒死曷若脫身以歸而
圖其後乎公可從我也遂棄軍跳去公曰成敗天也
男兒到此只有爲國一死耳一軍遂大潰殲公曰無
面目以報我　殿下遂與朴公俱死於幕中實壬辰
四月二十五日甲寅也年三十二歲公只有一子而
尚幼弟邊徃餽淵求尸不得癸巳龍陵公依俗例以
遺衣冠葬于廣州之龜川冷井里　上特贈領議政
龍陽府院君旌其閭厚恤其家公仁厚和易而表裏
洞豁人不見其畛域聰明過人一經耳目輒記不忘

然釋褐之後猶孜孜於經史遂博通羣書其出處必以古人爲範焉其符彩能射人於百步故出入朝著人無不屬目以觀之其居家也孝友純篤常以喜悅親心爲務公退雖深夜必詣父母所與弟妹環坐笑語極其娛樂未嘗一日而輟也性本淡素俸祿之外不治生産故家甚清寒而甘旨之具則無時或缺與其弟同爨未嘗相離親戚之貧乏者悉心周恤其內行之淳備蓋如此其立朝也歷颺清顯而不曜其章中遭挫抑而不以爲悴其啓迪　筵席常以立聖志勤聖學親賢臣遠小人爲至要深得勸講之體矣其奉使京師不市燕貨一物故囊橐如洗所得賞賜悉

以分與傔從此其事君行己之大略也及至壬辰之役　上眷隆深而勳勤且重又有老親公若一開口自言則　朝廷必不迫脅從戎而公之志只在致命耻於苟免至於臨死從容談笑取義成仁故論者知其平日所養之不淺也夫人原州元氏耘谷先生天錫之後郡守景諶之女甚有婦道公没後龍陵公嘗嘆曰此吾家佳婦吾兒雖死必能不墜我家聲服闋之後猶素食素服雖一家親戚酒食之會則不與坐焉其孤衡甲亦登第而早夭夫人育養其三子皆力學有成夫人之教然也　朝廷廩之以没其世年八十六而終于　崇禎之丙戌衡甲官止通政縣監其

三子長棨登文科履歷華赫丙子之亂以南陽府使倡義起兵事未集而被害次集亦文科嘗在臺省極言講和非義至圍急日亦不易其言終見執而死於瀋陽季采進士行義卓異三人俱蒙褒典丙子變後元夫人尚無恙常傷痛而反而自解曰吾二孫皆死於國事乃能繼其祖烈我何悲焉今其曾孫縣監以明長孫出縣監以宣叅奉以徵次孫出以健以性皆進士第三孫出公為文辭達而理勝詩亦不煩繩削而骨骼開張格律天然然兵燹之餘存者絕少我孝宗大王嘗臨筵語及棨集事或曰是故尹某之孫也 上嘆曰尹暹祖孫兩世三節豈不貴乎今以明等

合其遺稿而刊行于世名曰三節稿蓋取　聖考明訓也嗚呼君臣之義父子之親誰不得之於天而惟利害之際而計較之意勝故忽忘其所得於天者而甘爲禽獸夷狄之歸者滔滔也惟龍陽公學之正養之厚故倉卒之間能辨取捨以全其天以樹風聲其爲世教之重國家之光豈不大哉況其遺澤不斬至其後孫而其所成就者益遠益大能使我箕疇數千里封疆有辭於天下後世公之功烈又豈止戊子之歲　聖祖所褒之語而已也嗚呼偉哉是宜易名策號昭揭盛典以示久遠謹具公世系官閥及事功節義之大者以諗于有司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一百四十七

諡狀

澤堂李公諡狀

公姓李氏諱植字汝固德水之李爲我東名族始祖敦守高麗中郎將六世孫揚始爲　本朝工曹參議五代祖司諫宜茂號遯軒高祖荇左議政號容齋曾祖元祥中樞府都事　贈吏曹判書祖浚成均生員贈左承旨考安性安奇道察訪　贈左贊成妣貞敬夫人茂松尹氏工曹參判　贈領議政玉之女公以萬曆甲申十月十一日生于漢師南小門洞第先是贊成公子女多不育保養公過愼常居奥室中亦不

教以文字遭壬辰倭亂避兵奔竄仍失童學然性甚安靜心無妄思長者令擲錢以占避地吉凶無不中家有童奴夢天地畫晦忽有紅輪出自小郎袖中昇諸天上贊成公聞而甚異之年十二始受學于進士文偃行過人家栗林落顆滿地諸兒爭先拾取公取而把玩還置樹下而去文公嘗以鷰命題公即口占曰鷰含真意啼山間嘗患疳疾廢學者四年十八赴監試不中具贊成文懿公思孟見其落卷大加稱賞歸以外孫女即沈夫人也夫人之考曰玉果縣監俺也玉果公每見公行止有則竊歎以爲生子當如是矣時已通習四書沉潛理趣嘗作一絕云物緣情境

感能通神玅心源應不窮欲識靜中含動意閉門終
日聽松風識者已期其造詣之深自是文章日富學
力日進有神醫蔡有終嘗診公脉曰公心中無物矣
時公有勞悴之疾專精收養合眼調息絶意於科舉
之文時閱性理大全又於退溪文集有喜心時贊成
公爲安奇道察訪安奇在安東府洪慕堂履祥金栢
巖玏相繼爲府使柳西崖成龍又在其鄉公所作大
被諸公激賞乙巳還驪江庚戌以親命黽勉復赴舉
中生員試是冬別試登第臺諫以考官多行私請罷
其榜光海只命削表著者二人榜仍不罷而公爲時
輩所忌不得頑槐院選隷成均館不赴曰吾非薄成

均也本不欲赴舉仕進矣出身之初被人指斥吾道已隘矣只得自廢以明吾志而已辛亥從贊成公南下時族父東岳公安訥爲潭陽府使從而問詩法又與權石洲韓洪鶴谷瑞鳳任疎菴叔英車五山天輅酬唱評論石洲諸公亟加推奬還驪江耕釣讀書癸丑除侍講院說書適有徐羊甲獄事起於驪中外震怖退處散官皆奔問或曰此地此時不可辭召命公不得已入京卽以事自免丁贊成公憂卜葬于砥平丙辰除北道評事遠戍也不敢辭居五月上官愍公久離親遠遊故以事罷之丁巳西叙爲宣傳官以命點馬于海西而還時慶母之論已發卽歸驪江不附

時論之人多在上游公所與過從者皆韻人名士時人欲加之罪號謂水上七人公曰余本不欲出入緣有詩酒人不免牽連飲謔非惟損志妨學近禍亦大矣己未以事謫江華有兵曹佐郎之命府使柬岳公謂曰君方遠遊不可稱病公不得已赴謝仍直曹復除寧邊判官又即出謝時諺唱言李某連姻國舅交結逆黨不可差遣國舅乃 毋后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也初度越署既署出有勸之冒赴者公曰今之冒嫌而出者要皆託公逞私不正之甚者也老母憐憫不肖甘與凍餒但思讀書晦養而已又有言癸丑之獄網漏者某也癸丑之獄即 毋后家殄滅之禍

也或又勉之曰宜少屈意以紓禍公曰死於時輩亦榮矣安能枉尺寸以循渠意也公出身之初雖如谿谷張公維白江李公敬輿在翰苑每當薦人輒使人探公意公穆然自守終不和應又有戚畹所親者來嗜以名宦公峻辭却之韓縉男自以爲有世分要以一縣處公公亦不應公初直兵曹也李爾瞻直藥房因人要公甚懇公曰若以職事召我當往不然則大夫士相見不可苟然是歲作澤風堂于墓下時公在驪江驪鄉方有黨人之禍公懼及將去之筮遠適不吉乃筮墓下得大過之咸其象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小堂既成仍以澤風扁之其堂亦倣其卦象而大

書象辭于壁置書若干秩聚旁近村學數人諷誦章句倦則出谷沿澗游泳而歸嘗曰先考命余名與字皆樹立不撓之意亦澤風象也嗚呼皇考之錫其肇之矣余小子敢不夙夜深思期不底於頻復之吝也哉蓋嘗名公時封置木傍數字于祠堂香案前使公拈取云庚申有夢李文純詩曰切切詩書說依依出處情高山餘宿願從此倘專精是秋爾瞻爲遂接使當選幕僚皆以爲非李某文辭難以成樣乃辟之光海教曰此不知何許人須極擇才望者爾瞻因人喻謂曰自上密教以爲李某乃金悌男連姻人責旨甚峻我當內達以釋上意自此當有坦途矣公又不應

光海使爾瞻以製述官帶去公以病辭爾瞻再請促
送光海又教曰李某拋棄君命不爲下去所當拿鞫
今姑從重推考多因家僮公不得已往見則爾瞻曰
辭以親病吾何敢强可卽退去公歎曰文字作祟未
免踵爾瞻之門爲可愧也是夏出遊驪江與疎菴及
牧伯閔聖徽陪柳川韓公浚謙欵晤凡六日而罷朴
鼎吉爲梁監軍接伴使請自從以病辭柳川爲都元
帥請佐幕甚勤玄谷鄭百昌卽柳川婿也謂柳川曰
不宜奪其江湖清節也柳川許焉壬戌體察副使南
以恭亦以從事辟公蓋南以不隨時論嘗被謫士論
多與之公點馬海西時就見於謫所及其赦歸起廢

開體幕故也公又不就後南見公有慍語公曰觀今日世道非惟吾不當出令公亦不當棲屑也南慚謝其七月既望與疎菴諸公倣蘇仙赤壁故事泛舟楊江三夜而止癸亥春東岳公爲田監軍接伴使臨行辟公從事且啓某在鄉請別加促逸故有特召又有新格西路職官厭避者本道充軍公不得已爲面訴東岳辭歸計至幕與同僚李景義相約不近妓樂同處看書居三日聞 反正之報而監軍消息尚阻諸公相議曰內變如此須暫向內地還到肅川詳得京報則公擬望於銓郎而俄除司憲府持平仍移吏曹佐郎公還京上疏曰臣曾於昏朝一味退伏而己未

有可觀節槩又臣連姻戚里安敢冒據銓敘甄別通塞乎願得一殘縣以養老母乞縣疏章例下吏曹而上不許批答特下故黽勉就職乞暇歸省六月奉親入京爲文告別澤風堂之靈有曰遯世之標雖違初志特立之操庶可自致遞授典籍選知製教旋爲弘文館副修撰同僚多厭直宿公常在周廬與愚伏鄭公經世守夢鄭公曄楸灘吳公允謙講議相熟侍講每因文義旁及國事多所採納公於除拜輒呈辭請免上靳不許不得已復出選賜暇湖堂公聞西路武備空疎且念立朝五六朔無所裨補但見朝政日循故常明知亂生不久上疏極論仍請自守

一障與老母俱往必死之地以爲武夫倡又言自
上憚於變更忽於遠大之規疏出人多稱快　上優
答之下備局議處完平李公元禩曰此吾志宜試以
海西一郡諸議皆以李某迂濶空言不合邊寄遂不
回啓　上亦置之延平李公貴曰此疏忠誠志氣皆
可尚仍啓差備局郎官逾年始遞冬陞拜校理魁湖
堂製述賜虎皮移拜吏曹正郎甲子正月逆獄大起
差問事郎廳以微事罷逆适叛書至詣　闕草檄復
拜修撰兼御營使從事官時延平爲將自請前進逆
戰乃與公及副將韓嶠勤王別將朴惟明同行軍兵
萓六百人公先至坡州時牧使朴孝立防禦使李興

立守臨津公牒孝立使輸諸處粮械嚴設戰備孝立有異志不從日暮延平追至聞岐灘諸將皆敗死京畿監司李曙退次賊已入開城府京外大震延平以爲朝廷必爭　出幸之議非我不能決崔公嗚吉同自江北亦勸亟還朝議事延平欲臨江巡視而還及到臨津見賊兵已到公在陣後謂士卒曰賊到彼邊汝等速進灘口正好奮力也延平忽麾旗上山而走公急使軍官請毋動且聽吾言時軍人塞路馬不得行遂緣崖步趨則延平已遠去矣適遇朴惟明謂曰君亦走乎惟明垂涕曰吾獨奈何公曰始君領兵勤王不當並走惟明曰然則從事且上峰頭用旗則吾

當入孝立陣中以當賊也公如其言惟明馳下則孝立軍已盡散賊兵已入灘韓嶠亦自交河逃去公無奈何即取高陽路追及 上於果川陳朴孝立韓嶠罪狀到水原聞賊入都公與谿谷張公請先送 三殿徑渡大津住洪州 大駕與諸將士入守禿城山城賊兵雖至必自却矣 上不從由龍仁路次振威上下洶洶思散諸將欲夜發前進公不可曰夜行蒼黃而賊兵追及則尤危從之體府辟爲從事至天安聞賊敗報拜持平啓曰失律諸將今當次第論罪而臣從李貴同爲潰卒何敢論人請先正臣罪再辭得遞由是兩司劾延平及韓嶠士論雖以爲允諸功臣大

怒以爲謀陷主將延平亦訴于　上云李某不從臣而走歸者意欲附賊也罵叱不已人多笑之拜修撰又以前事請辭　答曰臨津潰退非爾罪也勿辭駕還拜吏曹佐郎陞正郎與朴烜等意不協力求解銓銓曹知不可强遂陞弘文館應教遷司諫院司諫時正言洪鎬以言事忤元勳意將陷重罪公救解還應教陞拜典翰上疏乞守殘郡養老自効　御批嘉爾至孝但國事艱虞此非退在之時爾其在朝事親兩全忠孝可矣時廷臣多仇嫉公將行彈劾論議已定崔完城聞之救解公乞暇東歸九月除議政府舍人不赴會有逆獄復以司憲府執義承　召入都遞

爲尚衣院正以副應教移執義臺諫方論仁城君瑛頻逼外人累出賊口請放于外以保全之　上以至親不忍焉公以爲　上之微意將順可也欲停論而不得遂病遞乙丑拜侍講院輔德　世子行冠禮公以都監都廳又爲贊冠行賞進階通政時金昇平湜秉銓方與朴炷等相惡喜公不入其黨卽擬副提學公亦不悅力求外補得擬於全州而不得受點蓋上雅重公文行不欲其出外而亦慮其短於治劇也以禮曹參議入承政院同副承旨轉至左副在院凡六朔入侍則必論廟議得失　上謂侍臣曰李某久在民間乃知民間事也　上嘗恠因災求言而進言

者少公請依周世宗故事促令百官各陳所見　上曰承旨何不自言耶公退草七千餘言以大振作大變通爲題目疏入　上優答之而大臣閉閣之　上又命大臣薦人玄軒申相欽曰如李某可用於文翰之任冬拜吏曹參議時睦性善上疏力攻朝臣　上方疑朝臣無不朋比而性善爲孤直既優答而凡論劾性善者皆忤　旨去公上疏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今朝廷舉措漸乖理致故人言益險朝廷但當自修飭不宜動色相較又一種論議視朝廷如小人窠窟互相煽動使不得安其位向者李爾瞻之世士或苟容豈以今日朝廷甚於爾瞻時耶宜得公明正直

之人任以銓衡以鎮異論如臣庸鄙尤不合於佐貳請辭　上答曰予自在閭閻聞朋黨之禍足以亡國浮薄喜事之輩固不足言皓首經幄之臣亦未免偏係予切痛歎同寅協恭之責皆在銓曹爾其念之無負予意盖金文正公尚憲劉攻愧善注書黃扉力右愧善　上兩非之故有此教於是不悅公者甚多丙寅以事遞職兼承文院副提調自　反正初選公及任疎菴鄭玄谷李白洲明漢鄭畸翁弘溟以備事大別製昇平主文凡大小文書一委於公公自念素祿無補惟此可以自効一切自當未嘗厭避以刑曹參議特兼春秋館修撰官預修光海朝日記遷禮曹參

議以都司延慰使迎姜王兩　詔使于龍灣都司迎慰例與遠接使同行以助酬唱時昇平爲儐相凡有所製必取正於公幕中諸公不無爭心昇平笑謂公曰諸公以今公爲儐輩文人欲與相較殊不量也時西邊憂在朝夕而主客專以聲色相歡其所題詠皆賦閑情公以詩反其意曰浪西桃李渾無色虛忝春官右侍郎公謂義州迎慰使洪鶴谷曰今行路絶無鼛聲杜工部詩有林鼛遂不歌之句此兵象也翌年丁卯其言果驗秋以大司諫論罷殿試榜衆謗交集公不安欲奉親歸鄉凡有除拜皆不仕丁卯正月有虜警　上將幸江都公夜進機宜文字皆不見用時

大臣臺諫力請　世子分朝南下　上堅不許公白以爲　三宮百官盡入一島恐粮盡內潰且諸道無所稟令逆賊或起尤可慮仍及魏晉行臺之制　上瞿然曰此言却有所見大臣因此更請　上始從之遂以完平領分朝事以行完平謂公曰今日得請公之力也仍差公贊畫使自從分朝次公州公製進宣諭士民書仍以俚語傳諭士民莫不感動分朝將向湖南公曰　世子南下則湖西必大撓請身留公州撫定安集以勸春農且與檢察使斷後防變是大計也　世子許之凡所處分皆中機宜民情大悅追詣全州　世子即引見論事公曰江都防守雖以白徒

之軍邸下日欲遣援于江都其軍亦甚不精濟飭亦難仍發招募勇健之議　世子許之公遂專管其事公自罷榜以後謗議溢世至是因檢飭從官而仇嫉者尤多至謂公有靈武之議湖南士人受從官嗾將上疏言其引　世子將入深島沮怏復遠圖沙溪金先生曰吾見其落留公州有斷絕江嶺之請令以分朝遠去爲某罪則是誣也疏議遂止公於是行周旋謀畫甚多詳在公分朝日記虜退隨分朝入江都道拜大司諫始靈武之說流入　行朝　上不以爲然故有是除具公鳳瑞謂公曰須早自處公自念禍亂復起　君父恥辱而仍忝侍從罪尤大矣遂上疏引

罪其大意以爲　國家以文取人列于清顯文人例多浮薄臣其尤也宜先黜臣別用一番人以新庶政於是造言者謂公疏所謂別用人物者意欲　上內禪如宋徽欽之事蓋以此實靈武之讒當時若非仁祖聖明則殆矣以別單論募勇軍門之制甚悉末曰此軍雖甚零瑣其規模造端實非偶然既設還撤恐杜後日招募之路隨　駕還都乞暇歸省除禮曹參議辭遞又除左承旨因辭職上疏盖言今番和議出於脅迫信不返義將來必致其違背之責被兵之端可知矣且　反正以來于今幾年而朝臣玩愒有此顚覆之患崔鳴吉被責對緘但稱死罪二字足矣

顧乃費辭浪說若爲義理之當然者已是不韙而自上又從而張之徒以已往蒙耻不得已之下策苟爲萬一釋慙之端使忠義之士扼腕而不平封疆之臣解體而思便非計之得也又言守令論薦不立坐法軍器造作不本方略循習故常徒爲文具近來 聖上勵精振作設施用人動違侯志治效邈然禍變再起其無乃便生懈意以爲何自苦如此乎此是治亂安危之幾也願堅持 聖志益加勉强求其所未至强其所不逮一向進步則必有天人響合之應矣又聞 經筵講說專務經書空言義理須兼覽史記以窮格爲功如綱目一書續春秋而作以史爲經又作

於南渡之後故其於內夏外夷之辨征戰事機之變尤致謹而備載願留意焉　上命遞職而疏則留中下鄉未幾除忠州牧使體府從事金堉啓罷之盖謗議始中也公在官未滿百日而州人爲立去思碑後金公見公謝以誤聞又代公續修　國史辭劄有李某聰明過人才識俱長之語又見公史草皆用尹曾休紙曰此翁爲國惜費如此二月南遊相地爲遯世計過禮安謁陶山書院既還釋菜于沂川書院諭諸生以讀書工程除兵曹參議會　上候未寧爲起居入京謝　恩已還鄉以左承旨赴　召又乞歸養不許受由還鄉九月拜大司諫自是遞復拜庚午六

月以兵曹參議內直　上特命出往湖堂預宣醞公應製居第二　賜豹皮公時僑寓路傍讒謗大行以爲某故住路傍造言誹謗乃作詩以明之仍求補外不得遞職下鄉十月陪大夫人還京叅壽親宴盖與鶴谷谿谷諸公爲偏親結契設宴　上賜樂宣醞別賜雪綿於諸老人翌日與諸公上箋謝　恩辛未四月拜大司諫合司請寢追崇奏請公所製啓辭至八度被　嚴旨辭遞秋銓曹爲公便養除杆城縣監既至先務教化增修學舍置師長勸課蒙學每朔望謁聖廟仍試其所學而賞罰之又選秀才館置親教又於心經間附口訣且題小叙啓牖心學有縣吏登第

仕不遂公薦于朝爲同道守令人比之公叔同升之美大興水利爲民業永久計募僧開鑿陳富嶺廖路又作院宇於嶺底行旅便之邑民立石追頌至今不衰公與夫人之喪皆聚物來賻忠州人亦然癸酉春拜副提學阻雪辭職答曰擢爾論思之長意非偶然嶺路阻絶將老蹇稽勢之所致爾其從容上來三月始入都謝恩疏論關東弊瘼下鄉省親因辭疏論昌慶宮修繕之非五月還朝遞職下鄉除大司諫呈狀不赴召命再下復上辭疏仍陳所懷以史局修撰官承召還朝拜副提學劄論君德及時政得失其結語曰伏願殿下自今息却許多計較

勞攘之說除却許多倒行逆施之政以扶正人行正道屏奸律貪崇道尚廉爲之主上順天時下協民心以消弭災異以安集離散以當方來莫大之憂以維持一髮千鈞之勢　上留中不下玉堂劄留中自此始廟主有改題之議公劄論昏朝上尊號十八字皆以光海自贊功德而推爲　宣廟遺慶之意此蓋當時姦臣誣上行私之致實無預於　聖德神功請刋去之遞拜工曹參議移吏曹甲戌受由歸覲以史事促　召辭不許奉親入京盖昏朝記注因兵燹蕩湮無餘公與諸僚收聚諫院朝報禁府刑志又從民間訪得所佚記注私家所錄章劄隨事纂記合爲三十

九册遞拜副提學辭遞下鄉未幾還京除大司諫辭遞又還鄉乙亥春再爲副提學時有 祔廟之擧三司復爭公引前事陳疏被責遞除大司成又累備邊司副提調累辭不 許冬因被劾上辭疏略曰臣頃於上殿之日竊聞筵臣陳戒之說無非端本清源之意也自 上旣已契合且降淸問則筵臣復申前說勤懇不已以臣管見本源之論更無以加欲 聖上施之於事日有所爲故仍有修明法度講論人材等語臣雖僻陋無識豈以是爲格君第一義而慕間筵臣之說哉所謂東人策問云者非以筵臣至論比之擧子常談蓋謂上自筵臣下至章疏對策皆進此說自

上必已省記云爾造次急遽之際不竟其說而退宜乎旁聽之致訝而物議之齊奮也卽今彈章雖停罪狀已昭而　殿下不卽聽臣自處使之冒處於師儒之首廟議之末則所謂君德之累世道之害者到此益甚臣雖萬隕不足以塞責時　國家禍亂迫頭而上下無所猷爲筵臣只以君德上陳談覩縷公以爲今日之病在於徒誦其言臺論由此而發數日而停故有是疏丙子夏上疏辭備局堂上略曰昔在癸亥冬臣妄揣西事有大可憂者請與功臣名宰出守西路大城爲武夫倡而又以古人死社稷死封疆之說獻焉此則鄭蘊今日疏中之意也乙丑冬又應　旨

言事其所謂大振作者卽今李敬輿　榻前之論也其所謂大變通者卽今尹煌疏內之意也噫　殿下當彼時果能委任賢哲定計數而責成效則一紀之內國勢必强豈使胡虜侵凌一至於此哉其時朝廷不但以貊道笑之　殿下旣命採用而　廟堂終不覆啓臣亦自忖材腐性昏自不能點檢身家無以爲格　王正事之本而徒競頰舌之爲可羞故不復有所論說時於辭職之疏一再言及以自悔罪引慝此又　聖明之所已洞燭者也然則臣之區區本意豈欲迷國誤　君如今日功臣者之說也目今大勢已傾人民已散　殿下惟當强於爲善好惡同衆內不

失士大夫之望外不犯百姓之怒庶幾天心未忘禍機稍轉顧乃用舍乖方如臣闇茸亦厠於廟堂之末臣雖迷暗亦知以此見敗桐溪鄭公蘊劄論親征進駐事備局回啓以爲難鄭公復斥有司堂上盖鄭公未諳備局論議大臣與諸宰商確斷決而有司提調則只管文簿而已故有此斥公上疏曰臣於回啓之際不復有所疑貳於衆議者無他焉古今異體事勢隨變凡書册所傳若一一模倣必行則豈無膠滯不通之患哉我國廢文積弱受制强虜誠有如汴宋之季矣若澶淵之役虜雖大舉深入河北諸城嚴兵擊却太原之兵方欲橫斷其後天子以大軍進扼其候

則寇準所謂可使復輪不返者策之幾矣紹興之初蜀荆兩淮五大鎮雄視江外進規中原而行都乃在錢塘一隅則張浚諸臣請幸建康以係中原之望者又與寇準親征之議差殊矣今　殿下與數千衛卒進向西路纔爲六七山城聲援此與景德紹興之時勢豈可同日道哉所謂更觀兵力財力別議舉措之云誠出於相時量力而不得已焉此豈執筆下官所可立異之事哉又疏論科舉之弊曰京儒則不事治經專務作文以應別試等科而其爲文又不本於經書如韓歐近理之文亦視以陳談惟從事於馬史莊子等書務以瓌奇相尚鄉儒則以不與京儒較藝之

故易於編額而全不習作文其弊將使文學鹵莽人材消耗良可寒心今於考講之際寬其詞式而至會試又多出文等則京儒本經爲文者必多叅第才俊之士可以慕效一變此本　國朝大比常規今但舉而復之則文者必經經者必文不至於判爲兩道而居泮之士亦不患不多矣　上優答命該曹回啓施行移大司諫辭遞奉親下鄉又以大司諫大司成召皆不赴疏陳時弊略曰臣歷觀下備局章疏舉以君德化本爲主此乃從昔聖賢所極言者天下之理豈有加於此者然人君之以心法爲治自周公以後而絶數千年間寥寥未有繼者則不如堯不如舜已

不爲世主之深耻而人臣之以此望於君父者殆類祝鮀言之足以爲高聽之不至逆耳此所以爲說者雖多而竟歸於空文者也至於儉約寬惠履信秉公以爲立政之本則非惟王者必然雖霸者必假此而霸雖富强者亦假此而富强下至奸雄之得志夷狄之爲君莫不假道於此程子所謂盜賊亦有禮樂是也此政成敗禍福之關於此失之則無復可觀矣今之俗論則不然乃謂王道可以尊慕不可以施措自雜霸以下俱不害以貪詐而得高談精一之論顯行汚卑之政利源日開邦本日毀敗亡之禍亶必由此嗚呼不思之甚也又曰所謂振作專在於刑賞進退

之間而頃來一遭汰庸劣薦賢才之舉不過有司之常規該曹之死法而倖門隨鑿私意大行一二拔擢者實未有以聳動輿情如光武之封卓茂其入仕者多不如已汰之類　殿下又不與左右臣僚詢考講論期於必見其賢否而進退之人才安得以用庶績安得以釐乎夫所謂變通者專在更張弊政括去奸蠹一以安民守國爲當務今只減省　御供節略小費而苟且姑息之政擾民病國之科一切付之於循襲之中徒善不足爲政正謂此也大抵國家弊政難容縷數而一言以蔽之曰不均不均之甚又莫如兵財之政尤不可不急時更張以當方張之虜而今以

西邊十餘山城盡爲遮截之圖以孥戮之典約束西
帥是則賊至之日不有王玄謨之恩貸則必有封常
清之濫誅亦何補於敗亡之禍哉臣竊惟國可以去
兵有兵則不可以不養民可以不役役之則不可使
獨勞蓋古今兵制不過分與寓二端兵民不分則井
里相助兵民既分則以民養兵雖制有短長而其所
以養則一也我國則既不盡民爲兵而兵又不得養
於民非惟不養又從而刻之兵制之不善古今所未
有也臣自兵興以來出入內外粗有定見莫如盡民
爲兵之便故頃於會議之末果有論說而見爲狂謀
大言而莫之省今請復陳其一二焉古者國有大變

則有遍境出之法公卿以下以次而出爲將帥高麗士大夫亦從軍禦敵此皆遭亂圖存同仇敵愾之舉尚何違拂怨苦之有臣曾於丙寅冬隨體臣張晩入侍晩言竢牌案事畢兩班爲一軍良丁賤隷各自爲一軍則勢順便矣自 上嘉納以爲此計最善今者牌法雖罷此法可行竊聞水原一府逐戶編伍閭里間以不爲兵爲恥然而水原軍兵尚有逃亡者以非盡一國爲兵故也頃者關西盡括儒生編伍卽以儒生號其軍則衆亦不厭者以名分不降故也今者兩班千百而爲兵者無一二良丁數十而爲兵者萬一二彼爲兵者自備器械常從操鍊征戍之苦何爲其

不然咨散亡乎今又抄出忠義衛別作軍號而舉國兩班庶賤閑遊自若忠義衛何負於國而偏苦之乎然且不能盡括口傳元數只令守宰查出枚報故舉皆藏匿漏免十不抽一是不均之中重爲不均忠義之爲兵者豈不然咨散亡乎南漢山城器械未備粮儲未充必守之形尚未及於西路諸城今使所屬五邑之軍携妻子運家資一齊入保又以招募無應者之故欲使守令驅率士民以從之比之他邑之軍可謂偏苦且此城本爲江漢之防當使漢南州縣入屬而漢北郡邑亦在其間是不均之中重爲不均五邑之爲兵者豈不然咨散亡乎臣之愚計莫如均其勞

苦俾無怨咨養其丁壯使有戀着此二事而已今宜依倣古制參酌人情以公卿以下無一人不從軍爲大律令然後正三品以上則稱爲將帥從六品以上則稱爲將官秩七品以下則稱爲朝士軍儒生稱儒生軍武學稱武學軍雜職諸衛市井胥吏典僕各以其類爲號則公私賤遊手閑民自當現出添編其額而無所匿矣如是然後時在職者除征在役使者除征父子同籍則父除征兄弟同籍則兄除征而三人除一六人除二奴子仰役者爲限數除征老病廢疾者除征又就其中自士大夫至胥僕雜職之類募其不欲爲兵者定數納物而免其征除征者給除征帖

免征者給免征帖以其餘編束作隊又就其中或行募法或行抄法兩班則移送驍健隊良丁則移送御營軍其餘則使朝士之不在職者領之教以兵技陣法京中則或備扈從或從留管外方則保守鄉里禁戢叛盜其編束之務京則漢城府與五部官掌之外則監司守令掌之不宜別立曹局以資奸濫也編束既定然後分遣使臣查考不入籍伍不持免帖者梟示鄉里不過一道斷了數三人而靡然從風矣且以免征所納者留儲於各其府縣該司句管出入大數以爲養兵之費使其御營驍隊充至數萬何之元帥以爲江河關嶺遮截之圖其亦庶乎其爲有用之

兵矣此制端的可行有順無難　聖上赫然斷決明
教四方諭以事定即罷之意旬月之間可以完案其
於已束之軍已行之制一無所妨而自至添補矣如
是然後兩都可議進駐江華可以拋棄矣若曰和議
已絶大義已明辭直爲壯人和爲上已築城池可以
遏絶已操軍兵可以橫行虜後可掣遼左可復不必
更議兵制而有餘則非惟廟議不敢及此即使村童
野夫聞之莫不齒冷不知爲此說者有何石畫而若
是其幾也惟　聖明更加深察於此於彼斷然施行
惟是御營驍健之額既加則粮料資給之路益廣臣
意以爲莫如就各道內行大同法久任監司以領之

依例收布監備土物輪定差員直納各司以絶今日
鉅萬奸弊之費取其贏餘自足軍資矣若曰朝夕待
變難容別般舉措則前頭被兵之日頭會箕斂勢不
可已曷若預定經制以爲緩急資用也疏下備局不
用九月除大司成不赴時和議已絶公慮氷合兵至
不及赴難十月單騎入京拜吏曹參議十一月被文
衡首薦特陞嘉善兼守大提學連疏辭不許十二月
虜騎猝入扈 駕于南漢山城承 命再撰國書抵
虜營責以義廟堂不用又數與大臣爭論書式其他
論議動輒乖忤至被嗔責由是退處寓舍多不參坐
時聖廟位版奉入山城公於元朝與同僚焚香退書

于屋柱曰政雖異謀義當同死斯心斯理先聖是視因義僧出去寄書于子弟曰吾久知有今日汝等與具姊家甘苦共之以慰親心吾爲國一死平昔素定今奉　兩宮同守一城成敗吉凶只一片赤心仰恃青天若非思親一念更無他苦　上之出城也公不得與　陪從盖廟堂嫌其異議而麾之也公聞關東被掠恐禍及於大夫人避兵處以奴名呈狀于道臣請轉聞卽奔走東去老幼俱全上疏待罪奉大夫人移寓堤川俄聞大臣以逃去上達兩司將論以竄黜公入京待罪以　扈從勞加資上疏自劾　不許製進島鎭咨揭文字凡十一度備陳　國家禍敗情節

拜大司憲避遽旋拜又避遽俄聞大夫人疾作馳歸
堤川竟遭憂返葬于砥平作土室以居撰澤癯居士
自叙有云自在圍城憂懣成疾至是益甚自知大限
不久乃自卜葬穴於先塋之側遺戒子弟喪制一從
儉約勿築灰樹石非直欲稱貧力禮謂大夫廢其事
死葬以士禮斯亦自貶之意也居士氣質昏懦既長
大猶不省人事中因廢疾無聊省閱書史頗識理趣
輒妄談是非得失益駭于俗光海朝幾陷刑穽惟以
深藏獲全遺值 新政見謂當時保節可賞驟躐清
班居士大懼不稱又見隣寇方張國政不修欲有所
更變凡有論議乖忤上下每辭尊居卑數求外補絶

交遊避黨目孤立自信由是大為士論所疑外目以迂愚浮誕甚者斥以陂險反側以至分朝之際而極矣　聖度舍容朝議或有不欲全棄者凡有彈劾必先揚文藝之美而繼以貶抑故雖過日益有聞而文日益有名以至承乏文柄叨列卿秩皆推移之勢使然其實文亦非其所長又非其所自喜嗟乎豈非命也　宗社覆矣君父辱矣既不能先事極言又不能決幾早退規規於語默取捨之間卒無以自表見於亂世此居士之所自以為罪者也居士京外無庄宅嘗築居得澤風之象作書閣于先壠之傍扁以澤風自是人稱為澤堂初非自稱晚更自號澤癯居士云時

患脇腫危劇政院聞而啓達即遣醫給藥作三子改名說曰中國人自稱中國謂之大古也我人之居于東裔而服以中國亦古也奚取而特名焉以時不能夏也嘗夏之義既然矣然而必也誦中國書行中國行志中國志乃稱中國之服兒輩尚勉之哉己卯九月服闋時士大夫不肯仕公自以舊宰義不容退避即挈家入京除同知　經筵又除大司諫以禫月未盡辭遞除兵曹參判兼備局堂上辭不許代大臣撰賓廳啓辭論宮禁咀呪請出可疑者付外庭鞫問昏朝舊宮人請皆屏出時永安尉宮人多被拷死禍將不測公力持救解之議有人自一勳戚家來言永安

尉宮人密藏凶穢物於竹筒入關內云公怒叱曰我在時永安不可殺汝與某謀先共殺我可也由是公議漸伸其家終保無恙庚辰我軍被脅驅西犯公議于廟堂因此機會密通　天朝下鄉時歷過洪相瑞鳳而更與商議其後李相浣以舟師副將泛海密遣人通于　天朝受　皇帝奬諭而還復兼大提學還朝拜　命上密劄言事略曰臣竊惟西南禍釁雖不可測目前事勢必無所急而近來川渴地震水赤山崩之變出於幾甸至近之地稽諸往牒叅之時勢則良窮盜起土崩之患似在不遠意者西犯之後沿邊被劄匹夫或逞仍爲亂萌未可知也臣下鄉時目覩

閭閻十家十空只用椽實救飢及聞春稅令下次第流散剽刼間發又聞下道沿海一空決難還集其所以然者非但連年災旱所致實由徭役繁興推剝到頭故也竊見徭役之興如歲幣客使等事役勢不可已至於崇用貪殘之吏輒興浩大之役以致財力之竭奸蠹之滋則專在廟堂汪措失當此固不可已乎南漢加築既失燒棧之智今已生梗歸於虛着矣架山之役一道蕩然以之禦倭則倭兵攻無堅城以之禦虜則虜豈越數千里專攻彼城乎今又起邊山之役欲開大港以藏船艦其他繁費亦且浩大連陸防海有同崖山形勢惟是廟堂力主此論任事之臣欲

速完就排斥異議雖因此剿致大亂殿下何從而聞之乎爲今之計莫如安民而貯蓄次之軍政又次之然事已急矣軍政未易卽變惟　殿下一念斷決轉禍爲福專以安利元元爲大規模又揀得最難行底善政而行之揀得最難捨底弊政而蠲之庶幾上答天心下聳人望然後亟下哀痛之教深陳措置之失薦進疎遠敢言之士置諸臺閣選用廉謹專意安集則民之解懸息肩全在於此又曰專力生聚漸圖富强然後雲蒸龍變自有其會而方旦毒民殫財抄兵繕城有若朝夕違拒者然此又失之大者也若有意外不測之變則去邠之安危專在人心之向背近

道則會所行都已足遠道則舊築城壁亦多何可日添駢枝重失人心乎抑臣之所大憂則有之儲君邈在異域輔導保傅比前甚疎至於陪侍策應之事亦在所急而館所宰臣只有兩賓客位均勢敵似不免論議異同臣意只選賓客一員更置貳師之官擇遣重臣則庶幾東宮有所尊敬倚仗宮僚亦有所統攝主斷矣仍言館所臣僚衣食之苦請別作調度加有資給又言局出身刼掠之可憂山砲手技藝之可籍又言秘密謀議不宜公頌而日凡此數条非臣臆見實羣情之所顒望也第緣士論敗事朝廷懲創大過凡論事之稍倚於是底一邊者舉在忌惡揮斥之中

竊恐　聖意亦有偏係先入之漸此毫釐千里存亡所決之幾也　世子歸覲護行清將催還公建議以上候未寧爲解落後又言臣竊聞　東宮辭來時彼有探知國情來告之語臣意乘此機會　世子極言創敗之餘連歲凶荒徵發賦斂畏命困窮有聚爲盜賊之患有惹起南倭之釁國人以此爲懼云爾則凡助兵之艱客使之弊刷出之擾皆在其中乃他日措辭之一助也又言最難爲辭者刷逃之答也臣意此事決不可從則雖被重責宜以截然不得從之意言之不可姑爲推託之辭且別作一条法令沿江諸處爲設菱慕建立官稱以示譏察潛渡之意則　東宮

歸告彼間猶可執此爲解也以所編字訓贈送講院諸公曰　書筵講說之際不無資於考證之萬一則是乃覆誤之陋而仍效獻芹之誠因災上劄曰臣伏覩求言之教　聖意之憂懼至深也然此等綸音史編相望其所進御文字非堯舜不陳自　上優答奬然都俞氣象若止此而已則轉災爲祥已久矣今也板蕩危辱顚覆無日則其爲空言謾辭也決矣當此時分　殿下豈宜復爲此舉以重怫天怒乎下旨求言莫如反己內訟反己內訟莫如見諸行事如欲見諸行事則黜去貪殘之吏乃今第一膏肓之藥石也夫貪殘之吏苛酷之政豈非　聖心之所憎惡而人

之爲言亦多矣然　殿下自始迄今把持不下者此由　聖意偏係猶恐一朝弛此一着致令貪實空虛國不爲國臣前所陳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已驗而無餘矣姑舉近事切迫者言之　回鑾之後理宜安集洗滌而後方有所爲大臣急於整頓而失先後輕重之序于時變通兵財之政最爲　國家之急務亦中外兵民之所願欲而至今一踵敗轍無意改絃公賤奴婢其弊已痼卒難攻砭而乃以屠劊之魁斗筲之才擢置蔭官之極品專委刷括之重任恣其所欲略不何問又黑夜之間火偷之變乃在千百人中誰復知之今使其人按同捕盜廳一任淫刑俾逞私憤

雖廢朝鞫逆之慘未有如此獄之甚者執法司直之臣至以公正二字衮飾蛇蠍之身人心之陷溺學術之榛塞有如此者然則　殿下一念之差豈啻千里之謬哉噫明德而建極立政而興理乃古今人主可願之事以　殿下之仁聖撥亂反正動法唐虞當初矻矻之志曷嘗少弛於此也然明德而不止於至善則意欲漸肆而不覺陷於悖德立政而或昧於當務則輕重失平而終必歸於亂政方今上下百病千瘡皆從此孔道出來雖有欲善願治之志終何益哉夫人主一念之好惡便已形諸四方況崇長其人布列于上使人人欽慕倣效所謂不仁而居高位是播其

惡於衆者豈不的然乎且夫治財之政則不先總理而務爲讐斂用刑之方則不先貴近而偏於賤弱不合不公動乖事理筦商富强之效固不敢望其下塵桑羊孔僅亦必冷笑其爲酷吏者亦豈有郅都張湯之廉悍無私有以懾伏豪猾者哉或謂此等爲國任怨其心非私若如此言則王安石呂惠卿青苗交易手實之法實似道之銀關公田覈軍儲之政具在本史以今觀之其心一似爲公其事亦可底行不知何以有異論於其間也及觀其敗亡之迹則其時異論炳如著龜　殿下若不一念回悟盡出此輩則人心大去天祿永終矣時朝廷尊用酷吏因推刷漏籍

以起大獄故公極言之謗議紛紜辭遞下鄉再　召
不赴又以大司憲承　召以前事引避以禮曹參判
復兼備局冬金文正公與諸公被拘入瀋公力請遣
使救解辛巳復拜大司憲同僚欲劾吏判南以雄公
所見略異避遞上劄請依癸亥受　教修補　宣廟
實録曰臣竊惟我東文物之備人材之萃莫盛於
宣廟之世雖守義遘亂既崇而圯天心克享邦域再
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所啓而事機之變締構之效
無非可傳於後世者簡册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也而
不幸廢朝間之奸孽擅命奇自獻爲摠裁而李爾瞻
朴楗等專任修撰陰削舊録自加誣筆是非名實一

切倒置凡爲爾瞻所右者六七人則飾爲虛美擬諸
聖賢此外名臣碩輔道學之士與其素所睚眦牴牾
之人則憤辭醜罵舉加以窮奇檮杌之罪至其末年
所書柳永慶鄭仁弘等事敢爾滓濊 日月之明掩
蔽天地之大正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奸軌尤非臣
子所忍言者史庫之藏外人雖不能徧考而前後實
録考見之時史臣目見相傳有不可諱者誠千古史
家之一大變也癸亥 反正之初筵臣李睟光任叔
英等即請修正 聖旨已俞明年春相臣尹昉宰臣
徐渻等相繼申請皆蒙 允許俾速舉行而 國家
多故有司惜費館閣大小臣僚孰掌時務未遑文事

因循忽忘以至于今而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
録家傳之書湮没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
散若更數年則如臣等輩又必漸次就木耳聞目覩
便成異代而誣史遂行矣及此野言家録未盡散亡
首先訪求士夫家所藏記録而外方則都事守令兼
春秋博訪民間集聚上送然後稟定于大臣取其不
謬于是非名實者以爲一類又取名臣賢士碑誌狀
傳略倣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言行録以爲一類
又取 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幷藏史
庫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矣朝
議欲專委於公又辭曰此史誣枉當採國人公共之

論光明正大以處之然後方爲不刊之典臣以眇然一庸人專任去就筆削則以我國澆俗多言挾以朋黨之疑其孰以爲公論乎至於三辭然後 上始依公議置堂上郎廳各三四員使大臣摠裁復拜吏曹叅判忽聞舌人命壽來言于質館曰本國李某者黨於金尚憲諸人云諸公答以李某遭喪在鄉未聞在朝命壽曰其人或爲吏曹叅判或爲大司憲兼備局堂上何可諱也廟堂請宜解職以沒痕跡公遂下鄉辭遞文衡及本職又論科擧弊端壬午又有瀋中言朝廷使還京以待事變凡有 除命皆不拜十月胡將挾 春宮出來鳳城查問 本朝諸臣而公事最

重盖以丁丑不下城及清陰入往時防塞追請逭懷恩圖解等条件也公略不動嚴勑子弟切勿爲行賂之計聞報過一日卽發行道中追副前日所諾諸文字又沿路賦詠不輟及至鳳城柵中賴　世子救解竟無所問與諸宰還拘灣上在鳳城聞　世子因一飛語疚懷廢膳公與侍質諸公書曰云云之事不近事情爲此說者固爲亂人而傳之者亦妄也　東宮正不當關聽掛念左右諸公亦必進說寬慰而何至尚未釋然耶今番鳳柵之事本爲查問朝臣　世子之臨亦不過如會同叅証也有何可嫌之事也今世之事皆出於義變理極而就於權宜何獨於鳳柵之

行有異言耶望諸公以此意善達時賊烓以逆律被誅其父晉英亦將坐死公上疏曰臣雖陷禍阱所懷不得不達臣聞所探賊烓文書中有其父於事發後與烓書數紙皆勉以忠義切勿亂言之意聞者莫不感動皆以爲此書所言與晉英平日所行不類到此地頭有此訓誡之辭非此間慫慂之人之比人情咸望或有格外　恩典從容處律似爲得中云云又與判義禁書引尹齗陷逆獄承服其父百祥當坐適有責子一書見搜減死其時相臣一松蓬萊引法意陳達而義新君亦以此例得免愚意七十垂死之人以一端之善得以免死流置則舉措之大善也某與伊

家同鄉仇視今被不下城之讒言人或疑此處流言所媒然而某爲此言者蓋出於至公之心義州府尹許積畏時議寢之時公雖在畏約中不忘國事多類此朝中追聞其疏與書非議紛然公答子弟書曰乃翁自前獨立不懼今不可依着一邊又曰朝廷之謗一生飽喫暮年衰厄理當閑廢情外加誣之說則聖賢所不免呼牛呼馬不足損我性靈我道蓋如此非汝輩所當預也十二月脫歸初公建遣懷恩之策者蓋懷恩之女被虜爲汗妃出賜其貴將因此可以圖辜故也舌人命壽者本我國人用事於虜中凡我國事無不操縱及聞懷恩入來深惡蹊逕之別開而探

知出於公故混同諸宰拘致初非汗意也以故諸宰皆被胡將庭詰而公獨免焉癸未正月拜大提學再疏辭不許時大學諸生爲下僕所誑幾陷殺人之罪揭榜訓諭公在丙子疏陳八事二款水軍樂生祛弊事也至是通信副使趙絅請以水使兼守令公上劄請從其言以除水使刻軍自供之弊兼論樂生弊端四月拜大司憲五月進劄以保養　聖體收拾人心爲綱領　上優答之六月承　命考史于赤裳山城七月復　命時當修史而　先朝實録難以輸致京師李公景曾劄請遣公考閱誣史當辨者以來故有有是　命裳山爲我東第一天險故并藏國史及璿

譜而僅有守直番卒若干僧軍數指丁丑之變番卒皆跳有僧頗解事者私藏史牘于石窟而去無復一夫當關矣公歸以具奏　命道臣相議防備且許建寺廣集緇流於是修復城譙又於山底置西北兩倉移置縣儲並割傍邑東伍軍令縣監臨急入守而惟合並傍縣置將開鎮等事朝議靳之後朝廷陞茂朱爲府又割傍郡地以益之蓋用公言也又以大司憲兼元孫輔養官辭不許九月辭遞本職復設史局於昌德宮內公專任纂修常直宿諸堂上未嘗贊一辭只閱公所修而稱善焉冬復拜大司憲辭遞陞授刑曹判書兼　世子左賓客時　世子歸覲故有是

命先是贊成公追榮以公三叅從勳恩例也至是贈承旨公當受加贈而公曰教旨今書清國年號不當以此冺之不復陳請安公邦俊以史事有書公答曰僕家世衰替自東西分黨之後父兄未有顯仕者僕少居驪鄉鄉無黨論所習聞者牛馬走街巷之談也且先父先舅以布衣家東里與金孝元儕輩相從僕贅於沈氏卽所謂西家也其間所聞評論是非與村巷之聞實無大異同矣及出身登朝人以爲不有黨目無以立於世乃始求觀朝野紀載一二及名公卿行事始末邪正互指黑白遞換使人未知孰是孰非此由窮格未至非有私係於心而然也四十

以後始入清班親與黨人左右調停則言論之偏僻交遊之區別又與鬼簿所得者大異蓋一層加一層回視少時村巷所得則不啻楚越矣由是慨然自悟凡務黨論而親黨人者皆非雅德君子也自是雖隨行汨沒枉被指目心實無是也又世變罔極身負罪累有萬死不足以塞責者亦何心於蝸角之爭乎今見　先朝實録則又與朝廷黨論加險有若天淵蓋奸臣在黨目中最不厭衆心自知遺臭於後世敢用暗機於秘藏隨夷爲溷蹠蹻爲廉天綱人紀幾乎泯矣今　上反正初尹海昌李芝峰諸公首請改正而特以時論未果今國事益艱無望於設局纂修故僕

命先是贊成公追榮以公三叅從勳　恩例也至是贈承旨公當受加　贈而公曰　教旨今書清國年號不當以此冺之不復陳請安公邦俊以史事有書公答曰僕家世衰替自東西分黨之後父兄未有顯仕者僕少居驪鄉鄉無黨論所習聞者牛馬走街巷之談也且先父先舅以布衣家東里與金孝元傸輩相從僕贅於沈氏卽所謂西家也其間所聞評論是非與村巷之聞實無大異同矣及出身登朝人以爲不有黨目無以立於世乃始求觀朝野紀載一二及名公卿行事始末邪正互指黑白遞換使人未知孰是孰非此由窮格未至非有私係於心而然也四十

以後始入清班親與黨人左右調停則言論之偏僻交遊之區別又與鬼簿所得者大異蓋一層加一層回視少時村巷所得則不啻楚越矣由是慨然自悟凡務黨論而親黨人者皆非雅德君子也自是雖隨行汨沒枉被指目心實無是也又世變罔極身負罪累有萬死不足以塞責者亦何心於蝸角之爭乎今見　先朝實録則又與朝廷黨論加險有若天淵蓋奸臣在黨目中最不厭衆心自知遺臭於後世敢用暗機於秘藏隨夷爲溷蹠蹻爲康天綱人紀幾乎泯矣今　上反正初尹海昌李芝峰諸公首請改正而特以時論未果今國事益艱無望於設局纂修故僕

竊不自料欲收野史傳集爲一書付藏史庫不專以誣筆爲據也來諭所謂無得罪於後世者誠至論也但僕不過隨事記載實無自己論斷知我罪我何與焉親戚儆戒朋儔誚笑危機敗穽皆所不恤而所患者獻洞盡文書散亂夏杞之無徵爲千古大恨爾甲申二月請以賓客入瀋不許蓋公之意以爲當此艱危之際既不免從仕則入瀋之苦當與人共之也拜大司憲叅鞫逆獄四月以病辭遞五月復拜大司憲六月乞暇下鄉七月除禮曹判書是時六卿選質子于瀋士大夫以榮爲禍强免者罪至配流故不敢固辭即還朝謝　恩疏論討逆後懲毖之計大要變

改諸軍門謬制無使兇賊餌誘爲亂也又言兩西以一千里供瀋者三千里供燕三南財賦徭役必將盡轉而西補是不能數月支也圻東之民困於站役散民從而相扇與湖界同俗山谷間往往有盜藪土着僅存之民一步蹶轉則不但潰散而已廟堂又不量此勢徒以供瀋者供燕又加一節先遣賀使自此開端冠蓋相望於關磧之路其何以辦應乎仍進救弊之策又言臣每入備局叅署公事惟簿書期會是促而如從善用長救時應變之策又邈然胡越矣所謂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其幾是歟進拜吏曹判書再上疏辭不許公恢張公道一邊人無玷累者先開清

望時議甚不悅而公不少撓掌令李曼上疏刺士大夫家私餉衙譯其事始偏於一二勳臣家而壬午冬虜使以推勘五臣事入京譯官傳言今番免禍之家不可無謝禮於衙譯諸家不敢違拒公家亦隨衆爲之時公在西路未還及曼疏上始知之大驚上疏引咎仍贊曼疏曰此誠今日士大夫頂門上一針也不謂長夜乾坤有此石火電光也曼由是被 上寵擢時昇平復入相大司諫閔公應亨入侍論以丙子誤國之罪至比盧杞特補應亨順天府使公上劄請還收不從乙酉四月辭遞本職蓋公亂後從仕本爲國亂未已及爲六卿則有質子厭避之嫌故不敢退去

而其處華要如坐塗炭矣是年春　世子永還質子亦罷於是力辭銓長遞爲禮曹判書大司憲皆辭遞掌泮試榜諭諸生以正科文弊習且禁用外道文字又判吏曹以所請薦法不行請免不許由是守令薦及坐法始行　孝廟初陞儲位其十月入學公以大提學例兼博士行禮有舉子崔煜對策頭詞悖理而高占公榜示館學以警飭之十一月辭遞俄又因政席間事與同僚俱被院啓罷職仍奪告身丙戌正月還砥谷著甾雲菴記有曰余於是菴竊取晦翁寒泉之義兼寓陶令廬社之趣也菴前築小臺命名燭龍嘗語子弟曰此吾晚年心迹之表云嘗與學徒朴由

明書曰燭龍之義何處無之其存心可知也六月蒙叙復知春秋上疏辭不許七月除禮判大提學是時公志在永退顧史事未畢遂還朝復入史局八月以試官入試院　上以試題有讒逆之意特旨定罪未減削官黜送公留郊外數日處置史局事東歸歷見清陰于石室下鄉處啓山齋題其壁曰澤風大象今猶昔滿谷烟嵐自在春是時衰病雖劇起居甚適嘗謂子弟曰吾於近日胸次澄靜人間萬事無一嬰心但　國家之憂一念未忘云十二月上甾雲菴與門生講啓蒙賦詩還家得寒疾宿病添重沉綿終歲爲兒輩草作詩準的作文模範以授之又命以澤風啓

山兩志藏于豐基白雲洞書院曰文字不必多傳後人只見此亦可知吾心跡云丁亥三月痢疾重發公自知不起遂草續自誌末云盖自癸亥至丁卯則 聖眷偏注而下積疑謗丁卯以後則 聖明果知臣不可用故數被 譴旨常在閑秩而親年已八十難於遠徙或爲養受祿數年因循或難退來而國多事變不能長往識者疑之固也丙子經亂朝署乏人注擬頻仍至於文衡之代尤難其人以此上下無朋而名位不替中心憂愧而求退非時惟欲免匪據之任自託於汗青之役而亦欲刊一代誣史成不朽事業不幸公議已睽蔓尾復逞沮撓者太半親戚皆諫止

而吾不恤每春秋自　上違豫則恒起居　閤門某
冬夏則寒熱症輒劇以其間獨自編摩幾成而遭此
禍平生愚妄之行極於此矣前誌遺戒自貶儉葬今
返初服恰遂本分我心寧也宜仍前戒葬用士庶之
禮以副我履素之志勿爲死者全無知也手書遺戒
曰葬勿用石灰祭勿用油果勿求挽詞勿爲碑表勿
作巫佛事棺內勿入錦繡衣衾斂用深衣凡喪費從
家有無得禮成而止切勿分外苟求資益於人使遠
居人不知葬日可也諸條各有註說又處置家事細
大無所遺而於奉先之事尤致諄諄焉又書示二子
曰吾才稟淺薄少又病瘥失學徒以先世遺風承藉

立名亦會時無强對世少具眼濫竊虛譽至忝文柄皆非始望所及也夫名過其實造物忌之古人有無後之忌可不懼哉遭值亂世軍國多事大小辭令有少報補於公家此亦足矣若於身後流傳文字重爲識者之嗤同歸於泯滅則雖死可愧又曰生竊高秩華衛全以文字之故則國之公器由我而濫此罪也死或擾害州縣鋟刻文稿則罪又大矣所有亂稿平日不曾整頓完篇殊少欲舉而焚之恐別惹讒謗爲汝輩累但束之箱籠爲汝輩寓慕之地雖後世子孫富貴切勿刻板毋負我謙挹之志可也程子曰有之無所補無之無所闕吾文傳世有何可取以此流名

正癡兒所見吾胸中淡無一芥此念汝等知之先是與子弟談話古今講論文字子弟請以講說筆之於書乍起草名以示兒代筆至是疾勢漸危每就枕合眼移時輒起坐口呼自性理淵源歷論古今學術大略指示子孫爲學之方於闢異端處語益諄切並追錄散錄爲三篇又嘗著家誡論冠昏喪祭篇題曰吾內外家世喪祭之禮則致謹矣今於家禮所載常行儀節則不復舉論只就捨俗從禮關於義理之大者論著云而未畢矣至是始脫藁又與書諸宗人指處宗門中難處事五月自啓山齋移處澤風堂時疾已殆不能起居端午日命煖蒲水洗沐扶起望拜先塋

十九日口占七言律詩曰行年六十四春秋弧矢生涯苦未休文字虛名終速禍清班素廩每包羞眼看天地無窮事心抱　君民不盡愁便入九原無一念碧山長在水東流自是病尤革一日所進不過一二勺飲如此者二十餘日而精神不少錯一日自診其脉曰此脉已絕矣六月初九日命東首十一日雞鳴屬纊焉時子弟環侍夫人入則即揮手却之享年六十四是時數月大旱及丧雨甚山崩人甚異之八月十五日用治命葬于先塋之側癸坐丁向之原用啓山志遺誡中語刻澤堂墓三字于魂石之上　孝宗己丑十二月因特進官金光煜啓請還給職牒公少

時通習四書演習詩書云者出於自誌後錄而是時公存心養靜故不能出聲讀書家人所見知惟論孟讀過數十遍而已然於四書精熟通貫雖至老境其授後生如誦己言如大學並小註一無遺忘至於臨卒猶然嘗曰詩書四子此義理本源不可一日廢也又嘗言平生看書泛泛多遺忘惟經書則是心學主文字故無所遺忘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可知也又嘗曰二十時看性理大全等書頗有自得於心者識見有歸宿接物處事之際但思理義之如何合理則行之違理則不行一生經歷許多患難而不失此欄柄故事到面前無難處者矣又曰凡宇宙間義理是

非政治得失一覽無遺則庶幾不負此生嘐嘐之志矣又曰小時讀大學亦習字書忽悟格物如習字初習字時以爲許多點畫何能盡通及至習得數百字則其餘自然相應而通矣格物亦然格之漸多則自然以類而通貫矣豈可物物而窮之也此與程子說暗合矣又以爲人自幼放心循欲一聞誠意正心之說則瞿然驚向而至於格物則凡人莫不有已知之理故自以爲不足從事又其敏者則自負其聰明尤或不屑於此但欲讀書稽古以爲博不知就讀書稽古上下窮格工夫此所以學愈博心愈晦也公之見識如此而贊成公嘗不喜世人輒以道學自名故公

不敢以道學自標異惟承藉先業憑依詞苑遂以文章名世人或謂因文悟道然公稟質高明自然近道年甫弱冠洞究理趣其有得於聖賢之書者不可誣矣公末年有授子訓辭五條其一曰研經史以開知識註曰讀四書餘力讀史且觀古人行身處事之節則知識開益矣以此立本漸進博文約禮工夫其二曰安義命以祛利欲註曰常以處事合宜爲心如是而有不幸不平之事是命也但當順受勿自撓惑其三曰勵志氣以當患難註曰雖安於義命至於患難則堅貞爲難須常激昂以古之志士仁人逸民之事爲法其四曰薄衣食以處貧賤註曰人若以禮律身

不以婦女俗習拘碍能脫然自立則能善於用財而貧賤非所憂其五曰務儲衍以備緩急註曰人有婚喪之常水火之厄家禮所謂稍存贏餘以備不虞者然不可踰越禮義當從節儉中稍運才力耳末曰右五條果能遵行則保家延壽名節無玷心懷坦蕩百變可當不能則其害反是若夫決科立身以禄代耕懸於天聽其自往自來切勿恃此弛吾志業此皆公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公於經書業已融會貫通而人莫能知惟以爲遂於史學蓋公於歷代治亂人物賢否興亡成敗之跡源委曲折了然如指諸掌以至錢穀財賦甲兵征繕夷狄防守之要山川險夷之形

無所不通以古證今要以措諸事業嘗謂子弟曰看史之法最當處則不須費力盡記惟於大處置大學措着心看過設以身處其地以爲我若當此時則何以處之計較思量有若眼前事則非但久而能記亦大有益於知識吾非聰明過人一生看書如此故自不忘也程子說亦有此意由是言之則謂公但遂於史學者豈盡知公者哉其論當世事深憂預慮者後皆鑿鑿符合有如燭照而龜卜以至老莊仙佛之旨陰陽堪輿之說亦皆通曉於近代禪學似是而非者辨別尤嚴嘗賦江西行斥陸學之害可謂辭而闢之廓如也蓋於書無所不覽於物無所不格如地負海

涵人莫測其涯際而上下徒視爲博學能文之士未嘗用其訏謀任以事務其爲備局堂上亦取其文翰而已是以嘗力辭其職其自謂惟欲免匪據之任自託於汗青之役者蓋以是也其爲文章則詩以三百篇及禮記所謂溫柔敦厚詩之教朱子所取韓子所謂詩正而葩等說爲宗主反是而志尚頗僻流蕩詞意粗濁險怪者皆以爲詩之外道而斥絶之由騷選以來古今百家之作莫不沿溯而歸宿於杜陵故雖衆體咸備各臻其妙而一出性情之正昏朝及丁丑後所作尤多傷時閔俗變雅詩人之志足以風厲一世感發人之善心非無益之吟咏也文以經書及朱

文爲本諸子百氏無不採摭以唐宋大家爲模範而發明理趣經緯治道皆不爲無實之空言也平居未明而起日必梳洗終日正坐書室儼若對越神明雖其病臥時未嘗放倒其形體蓋以通明經術爲終身工夫又以四勿爲署押而存心故視聽言動未嘗有非禮者矣自少德性凝定晚年造詣益深不待拘拘收斂而自無惰弛之行作文止於怡適未嘗溺心喪志墜失威儀衣食常戒華靡居處朴陋非人所堪而處之晏如飲酒能多而未嘗喜飲亦未嘗沽酒飲之或遇賓客有家釀則對酌接歡而止未嘗過醉出他彼人勸酒雖或醉歸未嘗嘔吐其不爲酒困可知也

事親極其孝贊成公常居草堂侍側終日默玩書册非甚病未嘗退處私室大夫人享年八十三而然早衰氣力僅延定省溫清備極志物之養日間無事時常侍坐愉色溫言承藉開慰有疾則躬執湯劑不以委侍御佳辰令節則設酌以娛之大夫人嘗住驪江公自砥谷往來省覲或無馬則徒步而行送終之禮必誠必信祭必齋戒沐浴前床置一貼册録忌節朔望及時祭饌品器數計需折價預備以待以至香燭筵席帷屏之屬纖悉記識點視缺乏俾無倉卒苟簡之弊鄉居新立祠堂改草祭式兼論禮意俾爲永世遵行之地在朝時使子弟代行祀事聞時祭卜日則

必致齋期至必望拜還鄉時必晨謁祠堂雖居處稍
間濶未嘗廢先墓皆埋誌樹表凡造成石物未嘗借
官軍惟自盡私力焉有兩姊妹姊孀居窮甚移居砥
谷以驪江舊宅處之常爲經紀其生業婚嫁亦且教
訓其所生俾有成就永感後與同氣析産時大小科
俗例所得悉分而與之有庶弟及兩庶妹憐愛篤至
使之各遂其活計待親戚故舊恩意周悉而然未嘗
曲爲推挽於仕路人或以此爲言則曰國家官爵非
吾私物也自幼愛好人倫事長上如小學之訓東岳
爲族父公從而問詩且經幕僚故事之如嚴父東岳
主燕山君之祀而無嫡嗣嘗屬意同宗姪亦未及

啓下及殁公承其遺意率宗人上疏立嗣故大司諫李柙卽其人也其爲人謀忠多此類居家不問産業細瑣且以夫人善理梱政故用忘內顧而然常自謹守禮法以御家衆禁奢裁冗節以制度量入爲出俾無絕乏雖仕于京常飭子弟奴僕之在鄉者力穡務本在朝如有不平便卽引退未嘗顧戀焉當官立朝凡係職分之所當爲者無論事之巨細皆盡心力其出入風議軍國謀猷不能遍識而惟其平居至誠憂國常以君民世道爲念或以疏章陳達於 君上或以書札辨論於公卿或對賓客談說或以文詞諷諭忠愛惻怛匡救繾綣之意未嘗有間斷然朝廷專以

文翰委責不能任以政術故身遭盛際終不能大有所展布自以名位顯達而不能扶國家顛覆爲至痛丙子亂後常以罪人自處自山城尋老親至深峽謂子弟曰吾爲亡國大夫處身欲如喪人而有老親不敢云然公以爲如欲潔身當於亂前決退而既不能然今日義理則不當獨潔其名遂還于朝及丁憂制除亦卽還朝嚴冬叔房積蓁席加蒲薦以待客子弟請處溫埃答曰容齋祖考雖冬夜不處溫房惟厚積蓁席而寢處曰人處溫埃聰明銷減又常着黑漆敝陽子曰此輕清易辨蓋其實則自處以罪人而諉託於聰明輕清之說也公卒後夫人嘗曰公自亂後

常別寢以終身其謹獨之功如此而人不能知惟天地鬼神會其心矣東西分黨爲我朝痼弊朝紳無不入於指目中公於癸亥出仕時以特立獨行誓告神明其後處黨論交亂之中毅然不撓左右調停雖被人侵攻毀斥累遭困衡亦不少動末乃自請刋正誣史無一毫偏頗舉世咸稱其公正蓋非徒聰明强記之過人苟非獨立無偏之道自信於心焉能與於此哉公遭遇明時既不能究其志業則以其心志之公明力量之强大其傾否之丕責只寓於此可勝歎哉公長身巨耳眉顏茂髯而其公平正直之氣溢於面貌望之而知其有道君子矣一日之間雖酬酢百端

而容體徐遲意想寬平常若未嘗經意然除非憂國憂時之念形於色辭則常若清和氣象襲於人時與賓友後生辨論是非比物連類談說古今哀其愚而破其惑胸中流出有若懸河聲音響亮若出金石世或以好辯目之而然處亂世扶正道不得不如是也又或謂公時有戲謔之言然戲謔之中皆寓諷諭要使人有所覺悟非真戲謔也雖一家之人平生未嘗聞少有鄙悖之言有時穆然終日也先輩如完平延平諸公特推重焉公亦敬之昏朝屏處時最與任疎菴相友善蓋取文翰氣節也李公景義嘗同幕僚又無疵點故交道不衰金公世濂有學識且不喜黨論

故推許之其歿也爲文而祭之深悼惜焉臨終書示兒輩以三觀法曰欲觀忠賢於無今世宰相貌樣之中取之欲觀豪傑於無今世名士貌樣之中取之欲觀文章於無今世科文貌樣之中取之公之慎於交友此亦可見也其從學之士心悅誠服而不許稱以先生未嘗以師道自處故世亦不知其有功於斯文也惟朴判書長遂自少比隣遊從常於其言行默識而服膺其行世節度恰如公示兒代筆中所戒大過之傳曰大過之時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朱子又曰獨立不懼遯世無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以此推

之公正禮經所謂疑而筮之則不非也曰而行事則必踐之者歟公訓誨後生甚多嘗諭以爲學之方曰須先知其近小以及其遠大讀書勿以口耳夸博爲事必要理會義趣持身常以九容九思之目講習服行又諭請學之士曰爾等今欲讀書爲文志則可尚但爲士者專務詞章則實德病矣必尋得經傳路脉然後方可兼治詩學矣公之教人大槩如此公一生所著詩稿摠四千餘首文稿摠六百餘首別稿自誌叙後雜録遺誡家誡祭式一冊雜著一冊啓山志澤風志杆城志沂川書院志一冊德水李氏世系列傳一冊宇訓一冊政院日記一冊經筵日記西行日記

分朝日記圜城日記一册修史綱領實録修正凡例實録考抄一册科詩科表書疑經義一册又雜録一册藏于家諸子遵遺教不敢入梓其後有謂不可不傳者取去刋行其若干編耳公夫人青松沈氏大司憲青陽君義謙之孫也生三男三女男長冕夏弘文館修撰早卒于公歿之後然公亦預言之矣次前府使紳夏次今右議政端夏也長女適郡守鄭鈐次適佐郎安光郁次適濟用正趙備孫男留縣監修撰出也蕃別坐舍吏曹參議簪府使出也蕃前察訪蕃右議政出也鄭郡守生府使洙碩洙晩洙成安佐郎生縣監墩堂令圭承旨厚趙正生縣監麟祥龜祥孫

女曾玄孫男摠若干人歲丙寅初以議政判府時推恩贈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領議政金公壽恒陳達于 榻前以公攻修 宣祖朝誣史其功重大非一時勞勩之比請加 贈又請致祭贈謚上曰大臣所達誠是矣並 命施行遂特 贈公以議政府領議政兼帶如例易名則將待議狀之上矣公位望隆重余是蓬茅之賤蹤未得一掃公門也聞公論栗谷李文成公曰有靜菴之資退溪之學而兼有經濟之謨又曰今之尊栗谷者沙溪學也其餘黨也愚以爲知我兩先生者惟公一人是足爲百世之公言非學識通明心志公正安能與此又吾叔父習

靜公實光明俊偉之君子也公嘗記所見而斷之曰有豪傑之量又有豪傑之才愚以爲惟大人能知大人又有儒門名卿論之曰澤堂之造詣踐履有不能知而以其書冊上論議見之則眞是儒者也蓋公一生所主而用力者朱子大全及語類故其議論粹然一出於正此豈以文人詞客論之哉目今栗谷是非又紛然而起而九原不可作遂感慨歎息而第錄如右以竢知言之君子云

[illegible]談 弌 吾